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6/PV.20
5 October 1981

CHINESE

第三十六届会议

大会

第二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9月30日星期三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基塔尼先生 (伊拉克)
后来: 恩加吕基英特瓦利先生 (卢旺达)
(副主席)

-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罗约先生阁下的讲话
- 一般性辩论(9) (续前)

发言人:

纳伦多普先生 (苏里南)
杜吉先生 (爱尔兰)
尼亚塞先生 (塞内加尔)
蒙乔先生 (刚果)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文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只应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签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 866 号, A-3550 室)。

下午3时20分会议开始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罗约先生阁下的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要请巴拿马共和国总统讲话。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罗约先生阁下经陪同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代表大会欢迎巴拿马总统阿里斯蒂德斯·罗约·桑切斯先生阁下到联合国来，请他对大会讲话。

罗约总统：主席先生，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我有很多机会欣赏到你当之无愧的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杰出品质。你当选主席，主持本届大会的工作令第三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感到满意。

我个人并代表巴拿马人民和政府向你致意，并通过你，向大会所有成员致意。我还要称赞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先生，对他为开展全球谈判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我还要欢迎最近参加的两个新会员国——瓦努阿图和伯利兹。

对于我国以相当的多数当选大会副主席之一，以及被提名参加全权证书委员会，我们也表示感谢。

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衷心感谢因我们悲伤地失去了巴拿马革命过程的主要推动者和领袖、我国政府首领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将军，而向我们致吊的大多数会员国的领导人。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我要告诉大家，托里霍斯将军将永久是鼓舞我们的主要源泉。

我们在这一讲坛上发言时代表的人民为了充分享有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曾经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他们十分关心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于那些仍然遭受着在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和政治依赖的人民来说，是更为严重的。

第三世界的特征是它们在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的斗争中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于它们，1970年是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一

年。在没有军事联盟的情况下加强集体和国际安全从而在世界上建立真正稳定的和平的构想得到了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这是边缘国家对大国进行冷战作出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响应，因为它指明了摆脱以武力或经济压力强行缔结的军事条约和进行奴役的传统限制保证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途径。

然而，即使在今日，仍然存在大国不问弱小国家的正当利益，而分割世界的行径。我们承认，这些弱小国家参与协调国际问题往往仅只居于旁观者或受害者的地位。但是，各国以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普遍采取越来越肯定的态度多少使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采取了新立场，下定更大的决心去克服国际依赖和旧政治蓝图中种种缺陷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传统的障碍。

在座的各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集中评论了过去十年来日益严重并且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经济和政治微妙局势。我们希望进行并完成适当的全球性谈判，仍然只是幻想，而通过执行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我要简短地谈一谈对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有极恶劣影响的几方面危机。少数几个工业国家的经济动乱，被转嫁到各依赖国，使它们的负担大为加重，被迫处于无可挽回的崩溃地步。天文数字的外债，使较不发达的国家动弹不得，重要资源被剥夺，并长期陷于发展不足的境地。双方的技术差距不断加大，使后者累积生产资料、提高生产力和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较为积极而有益作用的努力受到了挫败。

同时，拥有巨大毁灭力量的两大势力集团继续疯狂进行军备竞赛，每年虚掷的款项何止千百亿美元，其中只要拨出一小部分，就足以使惨遭饥饿、无知和失业之苦的亿万人民得到急需的学校、医院、食物、药品和劳动工具。

除了这种物质上、精神上的极大伤害以外，更糟糕的是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威胁发动核战争的危险，严重打击了人类良心。我们实际上已处于核战争边缘。世界各国人民对战争有可能爆发极感不安，因为放射性波固然对整个城市丝毫无损，却可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夺去亿万条人命。

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这种情况，表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已经过时。为了摆脱这一危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一个有效实现各国彼此共处与合作原则的国际社会。

我国的国际政策是立足于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不结盟运动是一股独立的道德力量，不属于任何集团和势力范围，并且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全球性积极因素。我们认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最能符合绝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我们对运动的多元性有信心。这个运动是基于自决权利，充分实现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而形成的。不结盟国家认为，这意味着各国不但享有政治领域也享有经济领域的平等权利和义务，并且不论其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或生活方式有何不同，各国均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无法以魔术或教条解决的。补救之道在于有计划的发展，这就要求将传统结构加以改革，以求符合现代生活更为复杂的需要。

令我们小国不得不感到困扰的是，显然有人仍想照骨牌理论来处理跟我们的外交。与此相反，巴拿马认为世界各国应当在真正多元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各国人民自由选择自身发展方式的权利必须成为事实，而非徒为幻想。

本组织的一项基本目标就是为寻求和维持和平而进行全球斗争。但我们得承认一个明显事实，即目前这种国际和跨国结构是不正义的、暴力的、压迫性的和不平等的。出现这一事实的根源和关键，一方面在于国际分工和剥削，另一方面则在于形成某些区域结构和集团。这一事实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依赖结构，从而妨碍各国充分、民主和自由地开发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使各国人民处于社会发展落后的境地。这种情况极不理想，同时，由于违背本组织的各项原则，往往成为危及世界和平的紧张和冲突根源。

然而，牺牲国际正义来换取世界和平，是既不道德又属于同流合污的一种做法。正是基于追求正义，历史才肯定了种种争取社会解放、反殖和反帝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反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国际统治制度。争取真正社会发展的斗争，是一种旨在根除依赖关系和从属关系的反对一切形式压迫、剥削以及政治或思想统治的斗争。对我们而言，抵抗压迫和反对依赖的斗争即是争取和平的斗争。而和平的最佳保障，莫过于彻底消除国际上的不正义现象。

巴拿马是位于联接南北美洲两大陆的地峡的一个国家，它保障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海运顺利通航。这种地理状况是我国主要的自然资源，同时给全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在历史上，这个资源曾经被攫夺，为这个或那个大国的利益服务，因此造成了我国畸形发展，当时只发挥它的联系作用，因此国家的其他资源都没有发展，使我国的绝大多数人民生活于贫困边缘，并且造成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的许多不公正。我国人民一直想要重新享有这项资源，使它能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有利于公正和真正民主的生活方式。我国的努力从来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因为我国反对任何大国单方面控制这条沟通两大洋的水路，损及别国的利益。

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我们才能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所激起和领导的巴拿马革命运动，开启了我国社会真正民主化和充分取得独立和主权之大门。

土地改革使我国的农民普遍获有土地，并且使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能够享有教育、住房、保健，交通和能源，使全国各个区域结合成一体。通过全体人民的多元代议制度所组成的立法机构，扩大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讨论和决定共和国的问题和前途。这些改革造成社会安宁和体制与政治稳定的良好环境，从而保障了人权和公民自由，使巴拿马能够继续和平地发展。

这一切都是在过去十三年中进行崇高的斗争和坚苦的努力的同时取得的，也因此意义更大。我们的斗争就是艰难和微妙的外交谈判，重新取得巴拿马的领土完整和对巴拿马运河地区有效行使我国真正的主权。这一点我马上还要提到。

但是在邻近的区域仍然受到冲突的痛苦折磨时，我国国内的和平不能充分得到巩固和免于受到威胁。我国由于全世界各个区域普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气氛深感不安。解决困扰着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重大问题的关键是，真正的和平与社会正义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贫穷、疾病、无知和失业，只要人们看不到希望，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暴力：饥饿、经济不稳定、无家可归所造成的暴力事件；享有权和维护这些特权拒绝进行必要改革的人所造成的暴力事件；从而引起的流离失所和被遗忘的人叛乱的暴力事件，因为他们再也不能无限期等待和平改革的来临。

我们深切关怀中美洲的严重政治和社会危机和加勒比区的紧张局势。但是如果不探究更深刻的原因，不探究该地区广大人民受到经济上极端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苦难，就无法解决这个危机。

将这些危机归罪于外国的影响或渗透，而忽视内因，只是一种诡辩。中美洲的冲突不是因东—西对抗而输入的副产品，这些冲突本质是中美洲自身的冲突，除了发生冲突的中美洲社会以外，没有人能够解决。有些人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东—西矛盾的一个表现，并且说它威胁到世界和平，从而使它成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见仁见智来参与评判的事。

由于民族和历史上的联系以及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关系，我国无法忽视发生在我们兄弟身上的悲剧。我国决心捍卫不干涉原则和民族自决权利，但是我们不同意一种说法，认为表示我们的关切，指出问题的根源、主使者及其影响，就是干涉他国内政。中美和加勒比的悲剧不可能与我们不相干，因为我们是中美洲人，是加勒比人。

痛惜和谴责这个区域发生的种族灭绝恐怖行动和令人惊骇的侵犯人权现象，评断冲突的起因，都不能被称为外国干涉。外国还是会通过财政、技术或军事援助支持这个或那个对抗团体。我国也认为，以报复、军事干涉或经济制裁作威胁，来影响该地区国家的决定，也同样有害于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外国对中美洲冲突的一切形式的干预必须立即停止。这就是说，一切类型的外来干涉——不仅是其中某些干涉，不仅是其中某种起因或类型的干涉，也不仅是那些企图援助争夺中的某一方或是某一集团的干涉——都应当停止。给冲突中任何一方任何形式的援助都会造成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死亡。

单纯的军事手段不可能取得任何全面的解决办法。巴拿马认为，为了结束这些冲突应当鼓励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各国国内参与斗争的各部分人士参加。我们同意，在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过程中组织民主选举过程是整个解决办法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要诚恳地指出，在进行这种选举之前必须创造一种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保证各个不同的集团自由地安全地参加选举。

从促进达成这种政治解决的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巴拿马愿意提供场所并进行斡旋，以便鼓励为此目的而举行的接触和谈判。

萨尔瓦多受害的可怕的内战结束后将会留下一序列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疲惫不堪的民族不可能单靠自己遭受战争破坏的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知道，这曾经是尼加拉瓜的痛苦经验。为了恢复和重新达到基本活动的节奏，对这些国家说来，一切形式的广泛的外国合作将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欢迎关于建立国际紧急基金以帮助克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损失的倡议。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这种计划意味着歧视该区域的某些国家或者规定附带各种军事物资、干涉性内容或政治条件的话，这一计划将会是短命的。不应当忘记，我们中美洲人民渴望在自由中求发展，并无限尊重我们的独立、自决权和真正的主权，所以我们宁愿贫困，也不愿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希望捆绑到任何外国军队的战车上。

巴拿马愿意参加各项努力，只要这种努力的基础是明确而正当地要求尊重一切受援国的主权，尊重它们自己的决定，尊重它们有选择各种替代办法、发展形式和

筹资来源的自由，并且不受跨国公司私下主动强加的限制。

此外，我国高兴地祝贺一个新的独立共和国在我们地区诞生，我们热烈欢迎伯利兹。这一事件意味着殖民主义在中美洲最明显的残余消除了，因而它具有深刻的意义。伯利兹现在参加了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应当帮着巩固伯利兹这一年青的国家，保证尊重它的一切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相信，危地马拉政府在适当时刻也会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样，承认这一爱好和平的邻国，并将确定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和与伯利兹进行有益合作的途径。巴拿马愿意协助进行这一工作。

在重复巴拿马过去宣布过的立场时，我们要在这里重申我们的看法是：为了消除在加勒比地区对许多其他国家都有影响的紧张气氛，美国和古巴双方都应当努力建立并扩大有效的联系和对话手段。而且，美国、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都应当避免使它们的对话退步。对于一部分人，我们呼吁他们要尊重自决；对于另一部分人，我们则呼吁他们要对这一地区其他国家表现出灵活性和前后一贯的态度。

我们支持阿根廷人民要求收复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的合法愿望；我们支持玻利维亚人民通过和平途径根据玻利维亚的主权范围取得出海口的合法愿望；我们支持波多黎各人民要求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愿望，波多黎各作为一个著名的拉丁美洲民族，其民族特性早在1826年巴拿马近邻同盟大会的宗旨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南部非洲，我们重申巴拿马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愿望。同时，我们再次声援各前线国家以及西南非民组 and 非洲国民大会所代表的南部非洲解放运动。

我们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不正义的残酷侵略，这种暴行是对联合国系统的侮辱。

我国希望，由于本月初举行的大会第八届紧急会议，并遵照今年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我国通过的《巴拿马宣言》和《纳米比亚行动纲领》，国际社会各成员将加紧努力按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联合国大会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使纳米比亚迅速取得独立。

我们重申，铲除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是当务之急。比勒陀利亚政权将恐怖主义提升至国家一级，这是南非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基础。我们的任务必须是反对纳粹主义在南非境内死灰复燃。

关于非洲大陆北部，巴拿马支持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并承认已同巴拿马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萨哈拉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存在。

巴拿马无法不坚持主张，我们必须立即保证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外国对该岛国的军事占领是毫无理由的，所以必须终止。我们必须鼓励两族会谈取得进展，以便恢复塞浦路斯的和平，从而也有助于恢复东地中海各国间的和平关系。

我国主张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走，主张以色列及其邻国享有在安全公认的国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主张巴勒斯坦人民可以在其合法代表巴勒斯坦组织的参与下行使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并在这种基础上在中东地区达成公正的、全面的持久和平。

巴拿马认为，联合国对黎巴嫩境内的生命损失、令人可悲的流血事件和物质损失，不会一直无动于衷。我们必须利用联合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确保尊重安全理事会为恢复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的和平而作的决定，避免再发生对平民进行轰炸的事件，避免采取军事行动及恐怖主义行动，切实尊重该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巴拿马真诚地相信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以及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因此促请外国部队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停止占领阿富汗。我们也斥责最近对伊拉克

核反应堆进行的攻击，这种行径曾受到安全理事会的谴责。此外，我们也对伊朗和伊拉克继续进行军事冲突，感到非常悲痛。我们呼吁这两个不结盟国家终止自相残杀的战争，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

关于柬埔寨局势，虽然巴拿马承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我们认为应加倍努力，创造维持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

朝鲜人民希望和平统一祖国，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巴拿马政府认为，朝鲜问题的解决同朝鲜人民充分行使自决权利，摆脱任何外来干予，是紧密不可分的。我们希望，如果以独立、和平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基础的1972年6月4日《南北联合声明》获得全面执行，和平统一是有可能的。

不是只有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才有使人十分关切的冲突和紧张局面。目前，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微妙的危机，尽管情况十分复杂，但也反映出不结盟国家的各种问题。争取独立、社会正义与和平并不是到最近还被当作替罪羊的第三世界的专利。欧洲人民与政府现在正在进行同样的斗争，欧洲也发生过内战，并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

鉴于这一切，我们热烈欢迎欧洲面对着军备盘旋上升和各走极端的情况，努力保持独立和令人尊敬的立场。我们赞成努力使欧洲人不用在核战争最前线的恐怖下生活。

关于欧洲大陆有权在不受超级大国勒索的情形下，和平、独立地生活的深刻的思想辩论逐渐扩及整个欧洲，使我们十分感动。超级大国以为有权瓜分欧洲，而不用顾及欧洲大陆的正当利益。我们也反对把所有欧洲国家变成越来越多的杀人导弹的发射场和射击靶的战略，无论如何，这些导弹都不会击中发射者的。

对于波兰人民与政府的意志所受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也是我们所不能宽恕的。就象萨尔瓦多的情形一样，我们认为波兰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

必须由波兰人民，最主要是波兰工人自己达成协议来加以解决。让外来威胁和干涉不再发生：让我们不要忘记，上一次外国部队干涉波兰，欧洲和人类为此付出了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波兰人以及希望欧洲和人类生存下去的人都必须努力为和平解决这次危机创造条件。

我们在拉丁美洲，本着铁托元帅和托里霍斯将军在哈瓦那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的最后谅解的精神，向欧洲各国人民与政府伸出了我们的手，请它们同不结盟运动建立联盟，共同保卫人类在充分尊重多元政治和文化的气氛里生活的权利。

除了奉行反殖民主义，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外，作为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社会的一员，巴拿马呼吁进行真正的谈判，以期恢复西班牙领土完整，把西班牙拥有合法主权，但为英国所占领，叫做直布罗陀的领土归还西班牙，恢复其传统和主权。

许多我提到的问题都与国际经济关系上，特别是所谓的“南北对话”中所谈到的不公正和混乱的情况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要求的是改革国际经济秩序，这样做不仅对于穷国和受剥削国家是刻不容缓的，这也是许多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很不幸，在这个“对话”里，情况似乎有变，有些超级大国看来要不顾一切地决心把它变成聋者的对话。

然而，老实说，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困难之所以产生，都是由于我们本身，我们“南方”，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和提出一个联合发展纲领。我们能够从这种“南北”谈判中取得的成果，决不会超过我们以前能够从我们南方各国本身的协议中所取得的成果。

巴拿马最重视能够参加77国集团，因为这个集团是一个宝贵的工具，可以利用它争取建立更公正的经济关系，努力达成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

我们热烈支持77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在委内瑞拉卡拉瓦列达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行动纲领》和体制。

我们认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集团必须协调一致，共同行动，才能进一步加强 77 国集团的团结和战斗力量，以促进我们共同的利益。

1975 年，拉丁美洲国家在巴拿马聚会，决定创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寻求协调而具体的方法以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它是一个有组织的工具，用来协调拉丁美洲的区域经济规划。它还想满足的愿望是：确保我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是质的交流，符合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优先次序。

这个步骤使得拉丁美洲理事会作出决定，对这种关系采取一种全面的态度，不仅限于商业方面。为此，拉美经济体系已决定在巴拿马举行一次会议，确定一项拉丁美洲对美国政策的主要路线及其组成部分，以便解决因拉美地区同美国间贸易关系不平衡而引起的问题。

这个会议将包括两个阶段：1981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的技术性筹备阶段，和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的较高级别上的第二阶段。巴拿马政府在第二个阶段的工作中将依靠拉美经济体系成员国外交部长的参与工作。届时我们将供应 12 月 2 日前往圣卢西亚出席第十一届美洲国家大会的空航服务。

今天，我要向诸位提到一个过去一直为大家密切注意的题目，因为它涉及世界社会一大部分和拉丁美洲的利益，也因为它关系着第三世界全体成员的计划和希望，因为它触及到一个小国同一个大国间关系的原则和实践的问题。我是指巴拿马同美国间有关两洋间运河以及充分遵行有关条约的条款问题。

巴拿马和美国间在建造和启用两洋间运河时建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1903 年。1903 年的《巴拿马运河协定》烙有明确的殖民主义印记，而且自其生效以来对该协定的解释和执行就存在着公开的歧见。

巴拿马由于掌有领土主权，一向表示，给予美国的权力其具体目的仅限于《运河特许权》，但接受这项特许权的一方却主张它握有绝对的权力。凭着这种片面的解释，就把所谓的《运河区》置于巴拿马政府之外的一个公共行政当局管理之下，

使其受外国颁布的法令所管辖，并由一些有时敌视巴拿马当局的外国官员来加以执行。

经过七十年的对抗和十四年错综复杂的谈判，终于于1977年9月7日在华盛顿由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将军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关于运河永久中立和巴拿马运河营运条约”。

托里霍斯—卡特所订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一国在另一国内的一个重要部分行使管辖权的这种殖民性质的状态，并使受到这种限制的国家恢复充分主权，保证运河归还到它的合法主人的手里，尽管这还需要到1999年为止的这样长久的一段时期。

依照1977年的条约，以前那种从属的关系已由一种在平等的立足点上为互相互益而进行合作的关系所取代。巴拿马本着这种精神，给予美国在一定时期内享有某些权利，以便能维持运河的营运、维修和保护运河，同时在到1999年12月31日为止的一段时间内逐渐让巴拿马参与上述工作，以便届时运河能在适当营运状况下重新归属其领土主权。

美国国会不顾上述情况，1979年9月还是通过了第96—70号法，这项法律歪曲了该项条约的意义、观念和意向。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指出，第96—70号法非但没有为履行该项条约奠定基础，反而把条约抛之一旁，规定了阻碍实施其原则和目标的条款。这些原则和目标是消灭殖民飞地或雷同的东西，撤消众所周知的所谓“政府中的政府”，建立管理、保养和维护巴拿马运河的合作系统，以及为巴拿马和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有效水道。

根据谈判期间所进行的冗长辩论而达成的谅解，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设立了一个称之为“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的双边国家委员会来管理巴拿马运河，明确规定这个委员会是个单独的实体，不同于美国的行政机构。

第96—70号法让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在该委员会里拥有过份的权力，同时削减了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在涉及管理运河的基本问题上把这种权力交给美国国会处理，这就把委员会变成了仅仅是美国行政部門的一个分支机构。这种情况对于有效地处理航行运河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在正确地执行体现两国决定的条约方面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对巴拿马在执行托里霍斯—卡特条约方面的合法权益置之不顾，等于是否定了条约本身。

如果要把由于第96—70号法对运河管理当局和巴美关系所造成的全部消极后果和反响一一列举的话，这就要占据大会太多的时间，使大会忍受不了。虽然所有的问题都同样严重，我还只是提一提这个最突出的问题，留待我国常驻代表去完成关于执行该项条约所面临的问题的文件资料。

首先，削减运河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助长了在巴拿马国土上适用无数的美国联邦法律，更严重的是，在巴拿马国土上建立美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干涉运河管理当局的重要方面，毫无法律根据。联邦劳工关系局、运河地区人事委员会、文职人员委员会、运河地区上诉委员会，以及其他或者早已存在的或者设立时明确规定无理侵犯运河委员会任务的美国官方实体，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产生另一个重大后果：根据第96—70号法，运河收入是委员会赖以支付其开支的唯一经费。这就是说，在一个财政期间，两国委员会不能以任何形式的贷款来应付可能出现的赤字，也不能进行投资或支付超出其收入的额外开支。这些限制影响到委员会是否能够得到经费来进行必要的工程，维持运河的状况，满足两洋间通航的需要。

几个月以前，水道遭遇严重的问题，长期延误了船只的通行。我们预期两洋间的交通还会增加，因此需要整修运河河床，使它能保证直到二十一世纪仍能日夜通行无阻。有关的方案现已拟定，估计费用为5亿美元。第96—70号法的限制使委员会不能得到进行这些工程所需的经费。

由于第96—70号法所定的一系列收费，以及从前“运河公司”留下的一系列费用，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关于“运河公司”的创设，巴拿马曾正式反对。例如，推还过去“运河实体”雇员的提前退休金和补偿费用，以及在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生效前所承付的不偿还费用，使得委员会的资产每年减少了6,000万美元以上。

根据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第一条和第三条，巴拿马共和国是拥有领土主权的国家，但在一定时间内，给予美利坚合众国必要的权力，以便保证运河、其外国装置、设备和辅助器材的营运、维修、改善和保护，以及提供必要的资源，确保和管理通过两洋间水道的通航。美国接受了这项特许权，并承诺，除别的以外，在特许权满期之日，将营运状况良好的运河转交巴拿马。由于取得这种权利，美国相应地承担义务，提供确保运河营运所需的资金。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使美国在行使巴拿马按条约所给予权利的整个期间，保证船只畅行无阻，满足国际海运的需要。

因此，条约规定美国应当在满期之日，把“营运状况良好”的运河转交巴拿马，是理所当然的。良好状况应当是指足以保证运河能提供应有的服务的状况。因此，如果美国现在就不能履行义务，在特许权有效期间进行运河所需的维修，那么到条约期满之日，水道将决不可能为使用者服务。

在劳资关系方面，第 96-70 号法赋予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若干附属机构的某些特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府中的政府”。“文职人员政策协调委员会”是这种机构之一，它有权制订工资表，这个工资表已为运河委员会和仍驻扎在运河区的美国部队所采用。这些规定破坏了同工同酬的原则，因为它按雇佣日期为工人和雇员规定不同的工资。实际上这种做法降低了《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生效以后所征聘的那些雇员的工资，主要是巴拿马人的工资。这意味着在该条约的有效期间，根据运河委员会行政机关自己的数字，巴拿马经济将蒙受估计为 40 亿美元的损失。

第 96-70 号法适用于劳资关系方面，已引起种种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造成运河委员会的工人和雇员强烈不满，而且最终会影响到这条跨洋水道的效用。

总之，第 96-70 号法除违背消灭“政府中的政府”这一宗旨外，它也是不公正和前后矛盾的。如不尽速做出较大修改，使这条法律在字面上和精神实质上同条约相一致，这些问题就难以解决。事实上巴拿马共和国已预见在实施该条约中会出现这些问题，要求在适当时对美国这项法律进行必要的复审。然而在草拟该法时并未考虑这些意见。

1980年1月9日，该法生效后不久，我给当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先生一份很长的照会，指出了第 96-70 号法的缺点，并重申希望考虑我国政府的意见。为支持这一要求，巴拿马代表向运河委员会理事会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巴拿马政府希望美国国会能加以考虑。

我们巴拿马人希望的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如果好好地听取我们这些意见，就会充分执行它们在核准1977年各项条约时在世界各国众目睽睽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条约应当为巴、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公正的关系，应当成为大会中出席各国的典范。如果美国不信守诺言，世界上的各小国、第三世界的人民和国际社会必然会同身受，使它们对大国签订的国际协定的仪式和信用产生怀疑。我们仍然盼望有坦率和诚恳的态度。我们预备举行范围广泛的谈判，按照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的条文和精神为双方达成谅解奠定基础，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摩擦可能使巴拿马运河不能得到有效的、和平的利用。里根总统去年12月所作的许诺使我们感到鼓舞。他说：“美国将继续尊重和充分执行巴拿马运河条约”。我们同意里根总统的下一句话：“有了这种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我们就可以达成两国所抱的目标，在全拉丁美洲、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创造繁荣兴旺。

无疑，这意味着第96-70号法必须作重大的、连贯的修正，使其符合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条文和精神。只要美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向世界宣布，美国的坦率和诚意已经得到事实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巴拿马和国际社会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我指的是巴拿马国在《托里霍斯——卡特条约》里宣布的巴拿马运河中立体制。我们要求世界各国尊重和支持这个中立体制。

巴拿马极端重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非常重视禁止在拉丁美洲部署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效力。

我国政府认为，这些国际文书和巴拿马运河中立体制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一些保护措施，为预防发生核动力船只造成污染的意外事件作好准备。我们也相信该机构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在发生这种意外时提供安全保障和作出适当的赔偿。

最后，我们认为现在应当重申如下各点：国际社会不会不同意，宣布巴拿马运河中立并不取消巴拿马国对运河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为了世界和平，根据旧金山宪章，所有国家均必需严格认真和无条件地尊重象巴拿马这样以其境内的运河便利两洋航运的国家的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得侵犯巴拿马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和永久权利。

巴拿马人民通过我再次愿意对阁下和联合国为人类服务所做的杰出工作表示赞赏。

让我们不要被困难或限制因素压倒。人类现在处于抉择关头，但巴拿马相信对话和谈判，认为应当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尊严和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政治。

巴拿马认为各国平等是坦白和公平讨论的基础。我们信任那些努力谋求解决办法的人，不信任那些利用问题而自肥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些既无意也没有能力破坏世界和平共存的人必须进行毫不气馁的斗争去赢取和平，努力消除产生冲突的真正原因，反对那些企图占便宜，因而牺牲这一代和未来世代的人。

主席：我代表大会谢谢巴拿马共和国总统阿里斯蒂德斯·罗约·桑切斯先生阁下，谢谢他刚才所作的重要演讲。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罗约先生经陪同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纳伦多普先生 (苏里南)：主席先生，一开始请允许我和前几位发言人一样，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诚挚祝贺。正当人们吁请联合国组织处理日益增多的引起全球关切的复杂问题时，你在多边外交方面众所公认的手腕和经验的确是一项重要的财富。我们希望你在履行你的重要任务上圆满成功。

我们还想借此机会赞扬前任主席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大使，他在上届会议中以高超的手腕执行了主席的职责。

我们还要赞扬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赞扬他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不懈努力。

我们最热烈地欢迎国际大家庭的两名新成员瓦努阿图和伯利兹。我们确信，他们将为实现本组织的目标而作出有效贡献。

苏里南共和国在 1975 年取得独立后，就荣幸地成了联合国组织的一分子。在过去的六年里，苏里南在国际社会中占了一席之地，我们学会了处理分区域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各种问题。

从 1980 年 2 月起，我国国内形势大为改观了，传统形式的政府为革命领导所取代，在这个领导中，军队起着先锋作用，而受到社会民间部门的全力支持。政

府已经制订了一项强有力的规划，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以及在教育制度等方面对我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我没有时间全面阐述至今我们所构想的规划。可是，这里我想阐述一下在经济形势方面我们国家的目标和目的。

我们正在采取步骤，保证将我国的经济组织起来，使得我们不但取得经济增长，而且还使人民获得真正发展。

尽管我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持续增长，但是我们了解，我国人民的生产水平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财富的分配也严重不均。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并不能代替发展；它不能代替在技术、管理和销售等方面专门技能的转让。在我们将来经济和人民的发展方面，始终认为自力更生是头等重要的。

因此，我们想发展我国经济中以我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基础的那些部门，以达到使这些部门多样化和对其加以控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发展规划，是扩大我国在采矿、森林、渔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业潜力。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与刚才所提到的各项目标直接关连的。我们还要继续高度重视《联合国宪章》隆重订入的各项原则，我们坚定地相信《宪章》。我们拥护的真正的不结盟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正当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召开之际，世界出现了可怕的迹象，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经济停滞持续不断。毫无疑问，这些发展会严重阻碍联合国的能力，影响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这项任务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联合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成功地避免了使许多地方和地区的冲突升级成为全球性的冲突，我们联合国各会员国为这项成就感到自豪。但是，在今后若干年中，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令人鼓舞的成就了，因为一直不断在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根源依然存在，而我们为求消灭这些根源的努力迄今都不那么成功。

世界上目前不公正的经济秩序继续使得绝大多数人类仍然长期处于不发达、饥饿和贫困的状况中，因此，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去年，发展中世界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对这种不公平制度加以改造，其前景是暗淡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一种较为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义事业，各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仍然采取漠不关心和自私的态度。外国军队仍然驻在一些独立国家中，这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对此大会必须予以对付。不给南部非洲和中东的人民以自决权，仍将是产生紧张局势的根源和国际和平与安定的障碍。

去年最令人惶恐的发展之一，乃是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我们上一届会议时，这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已经迫在眉睫了，这种紧张关系现在已经严重加剧，并且大大促进了紧张冲突的升级，使得世界一些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定了。

我国意识到它处于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区，因此我国政府特别关心这个地区的发展。我国过去的殖民地历史使得我国与本地区的各姐妹国家互相隔绝，因此，打破这种隔绝状态是我国的一贯政策，从1980年2月25日爆发革命以来尤其如此。我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把这个进程继续下去，同我们地区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不论其政治或社会经济制度如何。

我们深切地感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姐妹国家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我们同这些国家已经开始了富有成果的合作。我国政府在贯彻这项政策时，将忠于不干预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严格遵循这些原则，才能基本保证不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并在各国之间创造一种富有成果的合作的气氛。

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区隐隐然有变成超级大国角逐的另一个试验场之虞，我国政府对此表示关切。各国人民挣脱过时的压迫性社会结构和经济剥削的合法斗争

必须受到承认和尊重，对历史的这种自然进程视而不见是错误的。

我们对姐妹的萨尔瓦多共和国持续发生暴力行为和生命的丧失感到遗憾，同时，我国政府认为，如果消除外界的介入和干预，萨尔瓦多人民必然能就他们的内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在这方面，今年6月分召开的加勒比共同体各国外交部长的部长级会议曾就这个问题采取过一项立场，我国政府现重申这项立场。

谈到中东，我国政府关切地注意到，这个变化无常的地区已经进入了一种恶化局势，这种局势可以很容易地升级成为全面战争，带来全球性的后果。我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在过去几个月内的所作所为，大大促成了这种极具爆炸性的局势。以色列顽固地拒绝遵守联合国呼吁它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的各项决定，反而加紧侵犯各阿拉伯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想借此机会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和伊拉克共和国的狂轰滥炸。

归根结蒂，一项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仍然是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一切国家和平的最好保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项解决办法必须使得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公正对待，这就是，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权利。

我国政府深信，任何企图绕开这个现实的和平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如果不让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其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全面参与这项和平进程，也必将遭到同样命运。

我国政府对两个不结盟国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感到遗憾。冲突的双方都没有抓住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结束它们的战争行动的和平倡议，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再次敦促两国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其争端的办法。

大会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领土的各项决定未获执行，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感失望。我们反对以任何形式干涉各国内政，同时，超级大国直接卷入这类非法行为

显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严重的影响。我们仍然一如既往，支持根据大会第35/37号决议对这个问题进行政治解决。

去年联合国组织一个值得赞扬的努力是召开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我国政府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那个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成果表示高兴，这些成果体现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宣言》之中，我们认为这项《宣言》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基础供进一步谈判，以结束对该国的占领，并在东南亚建立持久和平。因此，我们敦促这个地区的一切国家在这项努力方面同联合国进行合作。

朝鲜半岛的局势仍然处于僵持状态。正当《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签署九周年之际，我们呼吁双方尽一切努力，通过对话来促进南北和解。以使他们分裂的祖国获得和平统一。

我们在上届会议曾对纳米比亚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获得独立充满了希望，但是，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贯藐视联合国的各项决定，这个希望没有实现。在过去的15年中，国际社会用尽了一切和平手段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多年以来，联合国在对付这个问题方面老是遭到挫败，因此，现在完全有理由采取最强烈的措施，以确保纳米比亚真正独立。

在最近的紧急特别会议上，绝大多数国家赞成采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设想的各项措施，这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威胁和平行为的义愤。因此，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断然向南非施加压力，要它将其非法政府撤出纳米比亚领土。

我国政府借此机会再次谴责南非殖民军队侵犯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并重申声援安哥拉人民。苏里南人民对安哥拉人民感到敬佩，敬佩他们不懈地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

在南非本身，正在向大多数居民犯下种族隔离的罪行，毫不收敛。南非黑人多

数居民摧毁这个举世谴责的制度，恢复他们人类尊严的斗争，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

大会认识到军备竞赛对人类所产生的危险，于1978年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该届会议的《最后文件》。文件的《行动纲领》中反映出人们决心扭转军备竞赛疯狂程度，这种决心产生了希望，这就是，人类终于就这个严重问题达成了协议。不幸的是，这种希望只是泡影而已。军备竞赛仍然毫无制约地继续着，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如此*。

诚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有限进步，但这些进步还达不到人们期望这届会议完成的最低任务。

无庸置疑，从第十届特别会议以来，世界更加临近自我毁灭的危险了。

当然，我们完全了解，裁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它关系到各国的安全以及国家本身的生存。但是如果我们听从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通过不断集结军备才能维护和平，那就无异意味着人类的自杀，因为我们认为，人类是不能够无限制地日复一日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中生活下去的。

裁军的目标应当受到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关切，因为它与一切人存亡攸关。我们不得着重指出，那些拥有不但使得它们本身也使得其他各国死亡枕籍、彻底毁灭的手段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认真谈判来抑制军备集结并最终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下实现裁军。

因此，对于最近决定在现有武器储备中增加新类型的毁灭性武器，我们感到遗憾。我国政府认为，这个步骤必将进一步使未来的裁军谈判复杂化，而这种谈判本来就已经是够复杂的了。

* 副主席恩加吕基英特瓦利（卢旺达）执行主席职务。

尽管过去的成就令人失望，我们仍应责无旁贷地持续努力以实现裁军，这是因为考虑到不受制约的军备竞赛具有内在危险，更不用说，如果把军备开支利用于发展的目标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

我国政府认为，定于明年召开的大会关于裁军的第二次特别会议，又一次给人类提供了机会来认真面对这种危险。

国际经济前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是十分暗淡的。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1973年以来第二次重大衰退之中，造成了高度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收支赤字，因而促使各工业化国家借助保护主义政策来保卫它们本身的利益。

由于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有利于各工业化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强加给它们的沉重负担。发展中国家被迫承担能源危机影响的重担，按比例多付钱来购买工业品，他们这样做，就是把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引了进来。极高的资本利率，使得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资源，以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其经济作出至关紧要的调整。

过去几年内，我们看到保护主义措施大批出现，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些措施都是工业化国家用来阻止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不幸的是，采取这些措施之际，正是发展中国家亟需以这些出口品来换取外汇之时。因此，这种政策严重地抑制了它们的发展努力，并使得发展中各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诸如国内储蓄额下降、失业增多、社会严重动荡；使得它们更加债台高筑并且更加依赖节省外汇。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各发展中国家，并且产生了新的、令人害怕的情况。这些国家枯竭的经济使它们再也无法抗衡不断增长的经济负担，它们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不久以前，我们隆重地一致通过了一些原则，载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些原则将指导各国之间未来的经济关系。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未能采取必要行动来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其原因是缺乏政治意志、考虑到短期的利益以及害怕危及各工业化国家当前的高度成就和影响。

工业化各国似乎只顾自己，一心保卫和维持它们高度的生活水平，而正是由于目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才使它们获得这样的生活水平的。它们只是偶尔才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生存的斗争，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悲惨，正在进行殊死斗争来争取他们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法权利，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新秩序，才能最终使他们的努力收到硕果。

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说明目前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关连的僵局，这就是关于开展一轮全球性谈判的建议。两年前，国际社会议定有必要进行一轮全球性的谈判，去年这个时候，人们表示希望，今年初可以开始有关讨论。然而在前几个月里，各方无法就一套议事规则达成一致意见，至于起草议程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甚至还不能触及。

主要困难之一关系到关于改变制度的一些提议，特别关系到，制度的改变会使

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管理。在讨论到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传统的主宰作用时，如果这种讨论会使得某些国际经济和财政机构的规则产生重大变化的话，这些国家总感到忧心忡忡，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只强调我们经济关系的阴暗面是不公允的，因此，我想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即将在墨西哥游览胜地坎昆召开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将有2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坎昆会议的缘起，是由于去年由西德前总理威利·勃兰特为首的一个18人国际发展问题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份促人深省的报告。这份报告不仅警告说，如果不通过一项生存规划，发展中世界就有大批人饥饿的危险，而且它还号召召开一次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坦率而大胆地研究出一些建议和让步办法。一方面我们知道，通往坎昆的路上巧辩百出、不践前誓和策略失败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需认识到，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深深植根于目前的国际体制之中。放弃这次对话将会是策略上的错误，因此，我们热烈欢迎坎昆会议。我们深信，从前几年的错误和经验中，可以构想出一种新的方法来作出新的尝试，使得陷于僵局的全球性谈判复活起来。

我已经谈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些方面。但如果我不强调一下发展中国家本身相互之间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合作，那就是我的疏漏了。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认为，需要扩大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的出口，这一点仍然应该置于这些国家最优先的地位。

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了发展中各国形成了空前数量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组合，这些主要都是区域性和分区域性的。这些组合的结果并非总是成功的。同时，我们要怀着一种新的紧迫感加深南方与南方之间的经济连系，这是很重要的。最近在加拉加斯召开的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高级会议就是朝正确方向的一步。我们希望，在执行所通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各种活动中，发展中国家能够依靠各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各专门机构和各政府间组织的协作。

苏里南政府认为，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途径之一，就是发展适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适当交通和通讯系统。实际交通和通讯系统费用之昂贵，一直是一个主要障碍，妨碍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增加贸易与合作。

我在讲了这些以后，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不能够替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全球性经济合作，也无论如何不应当减轻工业化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承诺。

苏里南政府将分区域性和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置于极为优先的地位，因而走上了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的道路，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这个分区域。苏里南政府已经采取了最初的一些步骤使它同加勒比共同市场的合作更加密切。苏里南除了同邻近各国之间现有的经济合作之外，很快将着手建立同安第斯各国和中美洲各国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更加密切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同可以用于发展业务活动的资源之间宽阔而持续存在的鸿沟，正在发展。迄今为止，尽管作了无数努力，总是不可能有预计地、持续不断地和肯定地保证真正大量增加用于发展业务活动的资源。

同时，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由于联合国召开了各种全球性会议，正在鼓励通过认捐会议筹集资金来创立全球性的基金。这些基金关系到一些具体部门的规划，这些规划是全球性会议的一部分，基金在许多情况下由在这些会议上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所确定。许多捐助国支持设立这些基金，其目的符合其本国政府所认为的发展援助轻重缓急的次序。

但是，这种方法使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经管的多边技术合作方面的资源相对比额减少，并且设立了一些独立的基金，而每笔基金都有其本身的行政机构。迄今为止，各认捐会议的结果都大大低于预计的指标，既然如此，我们要问，这种方法是不是合理。在各工业化国家作出了承诺之后，有理由指望它们愿意接受它们的份额，以执行它们强烈支持的那些决定。因此，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目前有

削减向联合国各种基金捐赠资金的趋势，就是令人遗憾的事了。

因此，我们赞成一种为多边技术合作服务的单一目标的提供资金机构。这样不但可以保证按照预定的公平办法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现有可用的资源，而且保证这些资源的使用也将根据个别国家发展的轻重缓急而定。对捐助国家而言，一个单一的总目标的机构将保证供多边合作使用的现有资源可以最大程度地用在连贯和完整的发展活动中。

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映了我们对于不再适合我们需要的那个制度已经幻想破灭。这种要求包括希望改造总的体制以及对各具体职能方面进行修改。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新的海洋法就是这方面的两种努力，前者是一般性的，后者则是更加具体和职能性的。

显然，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结果，将大大影响到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次会议之所以召开，是由于认识到这些资源必须为一切人的利益有秩序地加以开发，并且必须促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可行的全球性经济制度。

因此，我们完全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即如果一个软弱的国际海床管理局只是一味向跨国企业作出让步、开放绿灯的话，那只能产生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认为，海洋法公约关于开发海床矿藏的立法草案突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僵局，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如若某些工业化国家企图破坏这项公约的话，那么，那些主要靠开发岸基矿藏为其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就无法保持稳定的商品价格，获得可靠的发展基金和获取尖端技术了。

我们向一切抱有善意的国家呼吁，千万不要毁掉八年辛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这项工作是从1973年海洋法会议开始其拟订公约草案工作时开始的。

苏里南共和国政府仍然深信，唯有拟订一项全面和十分持平的公约才能防止对财富你抢我夺，而按照大会第2749(XXV)号决议所载的原则宣言，这些财富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九期会议闭幕之际，有迹象表明，这个进展迟缓的法律会议可望于不久之后结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妥协，特别是有关公约非正式草案第十一部分，这部分是订立关于国家管辖权限之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各项原则的。

因此，我国深感遗憾的是，由于有一个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它接到指示，在它的政府对政策进行一次复议之前，要确保不在第十期会议中结束谈判，因而在海洋法会议第十期会议开始时就给这些崇高的期望投下了阴影。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第十期会议结束之际，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这种精神除其他之外，产生了一项决定，即应当把目前的公约非正式草案变成一项具有正式地位的订正案文。

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多年来海洋法会议所面临的最为持久的问题之一，即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海洋界限的划定问题，已由于提出了一项新的妥协方案而得到了解决，无论是赞成强调“公平原则”的方案的集团还是赞成等距离方案的集团都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人们也认为关于国际海床管理局和海洋法庭的席位的决定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步骤，我借此机会分别向牙买加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表示祝贺。

苏里南政府由衷希望，关于一些主要问题的协商和谈判进程能在1982年3月召开的最后一期的实质性会议中最终定下来，这样就可以在明年九月初在加拉加斯签署《最后决议书》和将条约开放签字，以完成十一年前大会交给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任务。

世界在政治、军事、社会以及经济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使我们不得不表示巨大的关切。因此，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保证全力支持进行共同努力，通过控制军备和缔造和平的主动行动，以及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来保持我们这个星球安然无恙。因此我们认为，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国家存亡攸关的大事。

杜吉先生（爱尔兰）：我想祝贺基塔尼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主席。大会之所以选举他，一是因为认识到他个人熟谙联合国事务，具有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才能，二是因为认识到伊拉克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最近爱尔兰和伊拉克的关系更加密切发展了。我还想赞扬前任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韦希马尔大使，他手腕高超、全心全意地主持了上一届会议。我也要参加大家一起赞扬我们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赞扬他于如此艰难之秋中在和平事业方面孜孜不倦的努力。

我们愉快地欢迎瓦努阿图和伯利兹的代表来到大会。我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名成员，曾荣幸地参与推荐这两国加入联合国。

在1981年9月份这个月，国际形势展望确实十分暗淡，要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来得暗淡。变化消长一向是国际生活的特点，但是，当这届大会开始之际，大家一定清楚看到，在许多地区，紧张关系和压力已经累积到了危险的程度。

首先，在去年，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了，有迹象表明，明年可能是挑战和对抗的时期，而不是对话和协议的时期。

其次，谋求裁军的任何认真努力，其前景似乎正在变得更远。人们谈论的内容反倒是关于新的武器系统、更高的国防开支、以及实际打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

第三，有几个地区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在去年一年内言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危险地加深了。中东和南部非洲仍然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所有人感到关切和受到威胁。在某些国家如阿富汗、柬埔寨和萨尔瓦多继续存在冲突，而伊朗和伊拉克则在公开打战。

第四，总的世界经济展望仍然令人沮丧；而且，在更加公平地重新组织世界经济的努力方面，没有什么认真的进展。在谋求进行为共同利益所必需的主要变革方面，比一年前并无进展，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无法希望生活早日获得改善。

这些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根源，每一个本身都是够危险的，而目前它们所产生的压

力似乎正在加强，而且相互呼应加重。结果就使得去年一年内国际紧张局势普遍加剧，给国际生活的组织和结构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紧张。

在本届大会开始之际不论大国也好，小国也好，摆在我们每个国家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利用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系统所提供的构架、结构和程序，使得在明年年底时，世界的危险性比起今天我们这届会议开始时来得少。今后三个月里，大会有一份长长的议程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人权等方面的问题。欧洲共同体的十个成员国，其中包括爱尔兰，其观点已经由卡林顿勋爵在这次辩论中阐明了。我想在这次代表我国的发言中，全面阐述我自己的政府关于我们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的观点。

至少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这就是海洋法会议，这次会议恐怕是近年来联合国一项最为雄心勃勃的全球性的事业。问题的种类繁多，所牵涉到的国家利益各异，使得这件工作颇难完成，但是，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国政府对于已经达成的协议的范围之广感到高兴。许多根本问题已经谈判到了似乎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阶段，只有几个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我希望海洋法会议为下一期会议所规定的工作规划能够得到遵守，那样的话，下一期会议就将成为最后作出决定的会议，明年也就可以以协议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全面的海洋法公约了。

另一方面，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阻碍了去年在裁军方面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相互间的不信任使得重点反而放在加强武装而不是裁军方面。这种种困难我们都是知道的。每个大国或国家同盟都把它所获取和本身储存的军备看成是防御性的。认为它的对手或潜在敌手的军备才是危险和加剧紧张局势的。各国想要保证其本身的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方认为为了保证其安全而必须增加的军备，会使得其对手增加同样份量的不安全感。因此它们就陷入了显然是无休无止的军备循环之中。军备竞赛本身既成了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原因，又成了它的一个结果。

目前，核军备竞赛似乎正在以一种特别危险的方式处于升级的过程之中。核威慑的理论，许多人可能已经勉强接受了。我国从来不相信，稳定而和平的世界秩序可以真正和持久地建立在威慑上面。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看法是基于核武器永远不会被人使用这个假定上的。但是目前在一些圈子中却有越来越多人认为，也许可能实际进行并打赢一场核战争。这种新的理论的意思可能是，核战争非但不是不可思议的，而可以被渐渐看成是推行国家政策的一种合理工具。这样一种理论对人们按常识行事提出了挑战，并使得迄今避免了最后灾难的道义上的禁杀有破坏之虞。

我们目前所要求于核大国的，是采取一些控制军备的切实措施，这些措施将限制核武器的增加，以作为今后达成削减这些武器的协议的必要先决条件。这样做，至少会给其他裁军问题带来一些进展的希望。我国代表团听到美国和苏联宣布说，已经同意于11月30日在日内瓦就限制所谓战场兵力开始进行会谈，感到鼓舞。但是，在一个处于核危险的世界里，这只能是一个小的开端。世界需要的要多得多，而且迫切需要。一段时期以来，爱尔兰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在敦促签订一项完全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任何核试验的条约，在签订这项条约之前，敦促各国自愿暂停任何进一步的试验。这将是核大国诚意的一种表示，并有助于消除一些日益增长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正在危害着国际关系。

我们还认为，需要进行新的和认真的努力来加强不扩散条约，以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迫切需要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特别是因为有鉴于最近的一些发展。我们希望看到有关裁军的其他一些方面早日取得进展，包括所谓建立信任措施以有助于减少国际间的不信任。我们相信，在马德里召开的审议赫尔辛基协议的会谈中和在日内瓦的裁军委员会上，如果所有与会者采取新的、更加积极的态度，将有助于改善当前的国际气候。

军事开支的扶摇直上，不仅其本身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对世界本应用于发展的

资源的一种浪费。贫穷、营养不足、疾病和文盲这些不发达的一切后果，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还仍然是每日可见的现实。从绝对数字看，今天生活悲惨贫困和死于饥饿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种情况直叩着人类良心。联合国系统由于其普遍性，在促进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爱尔兰全力支持这种作用。我们认为，南北对话的出现，是在过去十年国际合作方面最令人鼓舞的成就之一。但这应当是一种真正和建设性的对话，而不仅是交换一下关于现有立场的陈述而已。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

爱尔兰希望看到南北对话恢复、扩大和加强。我们认为，联合国有能力响应新的对话的要求，也有能力响应需要采取措施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改善全球经济。我们尤其盼望早日开始全球性的谈判，我们认为这种谈判将促进对整个国际社会有益的发展和增长。我们希望，下个月在坎昆召开的首脑会议将促进和加速全球谈判的筹备工作。我们希望那些根本问题得到处理，拟订出富有想象力而且是切实的解决办法，来对付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我高兴地宣布，我国政府在三个月前就任时，曾保证爱尔兰打算在本十年期结束时达到联合国设想的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指标。我们将通过每年逐步增加发展援助拨款来做到这一点，同时，将我们的援助置于一项平衡的全面规划范围内，着重于收到最大的效益。根据这个全面的指标，我们承诺至少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15%用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

但是，对人类尊严的关心，不应当只限于经济问题。近年来，有些社会以一种严重而有系统的方式剥夺着其人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情况已经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自从公布《世界人权宣言》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在此期间，这项《宣言》的影响无可估量地增加了。联合国随后所通过的各项关于人权问题的文件，赋予了《宣言》的各项普遍原则以更加详尽的法律地位，同时，联合国逐渐形成了程序和机构来审议那些严重和一贯的违犯行为。我们希望这种能

力得到改进。 秘书处主管人权的部门尤其应该予以加强。

尽管联合国仍然只能调查世界上的某些严重违犯行为,但是有证据表明,在这类调查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人权委员会扩大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人士问题工作组的职权,表明了对这个普遍问题进行调查的意愿。 国际协议的文件中,授权联合国就某些具体类型的违犯行为采取行动,其范围也扩大了。 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我们将审议《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并且准备予以通过和郑重公布。 这份《宣言》是联合国内几乎二十年工作的成果。 它将比较详细地界定一项非常重要的人权,即信仰自由的权利。

大会本届会议还将审议对一些严重和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这些行为是由于某些成员国内的情势而产生的。 我并不是对其他国家内的违反行为置之不问,但是我要说,萨尔瓦多的局势使得爱尔兰许多人尤其感到关切。 政治斗争中的草菅人命和大规模的杀戮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我们深信,只要结束外来干涉,谈判出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就能最大地缓和那里人民绝望悲惨的处境。 在这方面,爱尔兰同意最近《法国和墨西哥联合宣言》所根据的各项原则,正如谢松外交部长在本次辩论早些时候所说的,这项宣言的作用,是提醒必须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政治和民主的过程来处理其本身的事务。

在世界上许多有冲突和潜在冲突的地区,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不断增长的紧张局势。 这种地区之一就是南部非洲,在那里,纳米比亚依然遭到非法占领,南非继续在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发动侵略,而在南非国内,仍然严厉地执行着种族隔离政策。

1981年9月24日西方五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联系小组的外交部长联合声明使我们多少可希望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将付诸实施,并且纳米比亚将在1982年获得独立。 我们欢迎这项声明,同时希望全力以赴,保证谈判的过程重新获得动力。 万一我们的希望再次遭到破灭,南非再次拒绝遵守安全

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或企图无限期地推迟纳米比亚独立，那么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就应该准备有效而毫不拖延地履行其职责。近几个星期以来南非针对该地区其他各国，尤其是安哥拉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了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以及有必要达成一项纳米比亚问题迅速、公正与和平的解决办法。我在这里重申我们已在安全理事会说过的话，这就是，爱尔兰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认为这是侵犯安哥拉的主权、也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南部非洲问题的根本点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保持一种中立态度的。种族隔离直接冒犯了《联合国宪章》隆重订入的各项准则。我们没有看到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改动。反倒似乎正在日益残酷地执行着这些法律。南非政府将千万人强迫迁移到所谓家园去；它严厉地执行《通行证法》；它虐待政治犯；它对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处以严刑，例如最近判处了若干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死刑；它继续执行限制令；它有系统地镇压朝向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的一切努力。

种族隔离是行不通的，由此出发的各种政策终将失败。南非的当权派现在应当正视它们现实情况。那种煞费苦心用来转移人民视线的宣传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世界相信南非一切太平顺利，这种宣传活动也许除了炮制者本身以外，是骗不了什么人的。

另一个地区是中东，在那里，长期缠绵不休的争端造成了暴力活动大规模地周期性爆发，这种爆发不但对于该地区是危险的，而且对于整个世界也是危险的。近几个月来，我们目睹了对于巴格达核设施的袭击，7月17日贝鲁特的惨重伤亡，以及在以黎边境地区的战斗中有更多的黎巴嫩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这些事态发展，使得更加紧迫需要在中东实现一项公正、持久与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了。

联合王国外交大臣在他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个成员国的发言中，已经概要谈了我们认为是基本的各项原则，并且强调我们有决心努力实现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爱尔兰作为共同体十国的一名成员，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我们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中，还认为沙特阿拉伯法赫德亲王殿下的发言是特别引人注意，值得认真考虑的，法赫德亲王的发言列举了他的政府所主张的解决问题的各项原则。

这场冲突特别麻烦，特别棘手，因为这是一场权利的冲突。我们认为，如果要在达成和平解决办法方面取得进展，冲突各方就必须接受共同体十成员国已经阐明的各项原则，即该地区一切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都有安全和存在的权利，以及公平对待该地区一切国家的人民。一切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充分发挥作用，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面解决办法，按照这个解决办法充分行使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这是以上各项原则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害。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谈判出一个解决办法时，有关的每一方都能够接受其他各方所起的作用。

在中东冲突中，黎巴嫩受到的损失特别惨重。主要由于更大规模的冲突使黎巴嫩沦为战场，因而造成了黎巴嫩的问题。今年七月安全理事会第490(1981)号决议所呼吁的停止武装袭击目前仍在生效，这样即使没有带来和平，也使得暴力暂时有所停止。但是经验表明，如果除了暂停战斗之外还想寄予更多的希望的话，那么这样的安排还必须予以巩固和加强。爱尔兰继续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派遣部队，自从26年前我们加入联合国以来，几乎每次进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我想赞扬一共来自有关11个国家的这支部队的成员们，赞扬他们的勇敢和忠于职守，并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失表示吊慰。一切有关方面与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进行全力和无条件的合作，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地方，伊朗和伊拉克仍在打仗，尽管有若干调停使团进行了努力，但似乎近期仍不能停止。在中亚和南亚，在阿富汗和柬埔寨也还有经久不息的冲突。

过去18个月中，阿富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大量人被迫流落到邻近各国，特别是巴基斯坦。这场危机不仅影响这个国家本身，还给邻近各国带来了严重困难，威胁着地区稳定与国际和平。我国政府认为，任何解决办法都一定要规定撤出外国军队，创造条件，使得阿富汗人民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欧洲共同体的倡议提出了合理的方法，以达成一项谈判解决办法，使阿富汗回到其传统的独立与不结盟地位。

柬埔寨人民由于国内暴政以及外国入侵与占领所带来的困苦，近年来经历了骇人听闻的苦难。在这问题上我们也认为需要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这项解决办法应当导致一个独立的柬埔寨，其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所要的政府。我们认为，柬埔寨应该没有任何外国军队驻扎，它应该同该地区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并且应该受惠于国际援助来重建国家。我们希望越南和其他一些国家——为了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极需这些国家的合作——能够很快同意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按照我所说的方式讨论一项解决办法。

各国人民不受外来干涉的自由权利也适用于波兰，我们爱尔兰人特别钦佩波兰人民。我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会议最后决议书》，波兰人民应该不受任何干涉他们内政的威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本身的前途。

我在这里谈了一系列世界上的问题和我国政府对它们的看法。我觉得应当在这次发言结束之际提一下更加邻近我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北爱尔兰问题。我想告诉这个世界性的大会爱尔兰新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过去十年内，在北爱尔兰的暴力行动导致2,150人死亡。单是今年，由于政治暴力所造成的死亡数字已达85人。对于一个只有一百五十万人的社会来说，这些数字反映了许多苦难和十分严重的社会分裂。这个悲惨局势的根源在哪里呢？

当60多年前爱尔兰走向独立时，它就被分裂开来了。由于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使得这个岛东北角的少数人赞成目前与英国的联合而不愿意同大多数人一起独立。这样，就制造出了北爱尔兰，它仍然留在联合王国内。在这个地区内，本

来是属该岛少数的反对自治分子现在成了当地的多数。另外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少数人强烈反对这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使他们在北爱尔兰内成了少数，他们殷切希望爱尔兰全岛统一。从此后的结果就使爱尔兰社会一分为二，在那里，每当民主选举时，政治认同和忠诚总是基本问题，同时暴力行动频繁地爆发了。

北爱尔兰问题的本源是不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历史学家们可以争论。我国政府可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把这问题看成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也不是南方政府和人民对北爱尔兰提出某种要求的问题。我们一切爱尔兰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和平，并不仅仅是结束暴力的那种和平——尽管那当然是至关紧要的——而是更为广义的，和解与治疗创伤的和平。

这一定是许多人会赞成的广泛而普遍的目标。问题是如何使它实现。需要什么政策，什么努力和什么变革？在北爱尔兰内部，在爱尔兰岛的南北两方之间，以及在爱尔兰和英国这两个联系如此密切和悠久的国家之间，需要有什么样未来的政治结构？不管是什么政治观点的极端分子，他们恃仗暴力，非但没有促进医治创伤与进行和解，反而造成了新的创伤，这些人又是如何对付呢？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我国政府在全神贯注考虑这些问题。

我能在这里做的，是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政府试图遵循的方向，以及我们试图遵守的各项原则。

首先，如同我所说的，我们的基本目的是和平、医治创伤与和解。因此，我们完全摒弃暴力，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暴力不仅引起人们痛苦，还使得旧怨常新，并且无情地划开新的伤痕。

其次，依仗暴力的人声称从过去或未来为爱尔兰今天的暴力行为找出合法根据，这是大谬不然的。那些如此声称的人以他们的行动把爱尔兰统一的美梦变成了暴力与纷争的恶梦。过去爱尔兰人民经过千辛万苦所赢得的自由，是使居住在爱尔兰的世世代代人民都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和子孙想要的社会类型。任何爱尔兰政府都决不会充许这种选择的自由被人篡夺。

第三，我国政府的观点和看法都是公诚布公的。它准备检查、审议，并且当需要作重大改变时还准备向我们的选民提议任何最能促进我们在爱尔兰医治创伤、实行和解这一基本目标的办法。

第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竭尽全力，通过北爱尔兰社会的两部分人之间的对话，以及通过爱尔兰岛南北之间的对话来促进善意和谅解。

第五，我们希望在一种构架之内做到所有这些，这种构架要体现和进一步促进爱尔兰与大不列颠这两岛之间的许多密切联系。

遗憾的是，好几个月以来，一个紧急而迫切的问题，即北爱尔兰犯人绝食斗争问题，将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这些更为广泛的目标转移开了。这个问题关系到北爱尔兰监狱的条件，以及关系到监狱所给予那些被控进行暴力行为的人的地位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这个问题之所以会这样，是很自然的。自我牺牲证明了信念的坚定，因旷日持久的绝食斗争而致的自我牺牲尤其如此，这种信念激起了人们对那些决心这样长久和缓慢地去死的人的同情心。因而这是一件具有巨大威力的武器。然而这毕竟是一件武器；在北爱尔兰，下定决心使用这件武器的组织和人们，本身却对人类的痛苦冷若冰霜，漠不关心。用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话来说：“牺牲的时间过长了，遂使血心化为顽石。”绝食斗争以及毫无必要地长此持续，今天已使得爱尔兰许多人的心化为顽石了。

自从1981年初绝食斗争开始以来，已经有十个人死亡了。但是在此期间，该地区另有大约64个人受暴力袭击而死亡；将其中40人残酷地打翻倒地的，就是那些组织，这些组织谋求动员全世界来对正在北爱尔兰监狱中服刑的他们自己的成员表示支持和人道主义关切，这些成员是因早些时候进行暴力行为而被捕的。

我国政府对北爱尔兰一切受苦受难的人深表同情。从人道角度讲，凡是有同情心的人都不会对所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死亡无动于衷。但是，有些人鼓励并利用年轻绝食斗争者的旷日持久、广为宣传的死亡来呼吁人权，而他们自己却把他们所认为反对爱尔兰统一的人极为残酷无情地弄死，对这种人，能说些什么呢？从我们

来说，爱尔兰政府代表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希望停止杀戮、停止一切种类的暴力、停止利用自愿牺牲生命来作为一场暴力行动中的武器。我们是出于人道主义理由而这样希望的，但这还是由于，我们知道绝食斗争是用来取得对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们的支持的，所以我们希望去除这种武器的危险性并将其解除。

在最近几个月里，有时我们看来，如果监狱当局对关押犯人的规则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同时继续确保整个监狱制度的良好管理——当然确保这种管理是必要的——那么就可以结束绝食斗争而不作出原则让步，亦即在所谓政治地位方面不作出让步。我国政府在持续与英国政府的接触中，曾谋求促使其考虑它是否可以听取任何这类措施并在不作基本原则让步的情况下予以采纳。我们希望监狱内外的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拯救，同时因而也能使得绝食斗争这件武器变钝和失去危险性。我们认为，可以在不作原则让步的情况下作出某些这类改变，我们希望英国政府考虑到它的特殊职责，作出这类改变。但是我还想在这里着重指出，那些半军事性机构的成员有责任终止这种顽固的对抗，是他们组织了这种对抗，并谋求以此动员人们支持他们的暴力行动。

爱尔兰的许多政界和宗教界的知名人士都不断呼吁停止绝食斗争和停止暴力行动。人们完全应当倾听这种呼吁。我想在本大会上响应这种呼吁并使之变得更加宏亮。大多数爱尔兰人的共同目标是，医治爱尔兰岛的创伤并带来和解，并从全体爱尔兰人民的肩上卸下历史的重负，而绝食斗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暴力行动却是悲剧性的，而且最终不过于事无补地偏离了这个目标而已。

我今天发言一开始就提到了黯淡的国际气候，提到我们必须在大会本届会议上竭尽全力改善这种气候，缓和紧张局势和排除冲突。这也是我们在爱尔兰的目标。我已经力图向诸位代表解释了我们所持的看法，并且请他们支持和谅解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我希望明年到大会来发言时，我能够汇报所取得的进展，并希望能够同诸位代表谈谈爱尔兰真正走向和平与和解的情况。

总结起来，我们爱尔兰人凭借联合国组织谋求世界和平；我们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寻求在世界上不少多事地区建立和平；同时，我们通过公正与彼此谅解这些作为联合国工作的基础的同时原则，寻求在我们自己这个小岛上建立和平。

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期待和希望的气氛中开幕了。曾记得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对某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满意地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些研讨产生了引起巨大希望的行动计划和方针。这些问题当中包括纳米比亚问题、中东问题、亚洲局势、南北对话和关于海洋法的谈判。主席先生，尽管上届大会并没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希望，本届大会在你的睿智而开明的主持下，将沿着国际社会所希望的方向取得进展。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大会再次需要一位既是政治家又是外交家的主席。在我们主席身上，这两种才能交融起来了。因此，我们想表示，看到他荣任这个崇高职位，我们感到喜悦和满意。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国家伊拉克和我的国家塞内加尔有着典范和特殊的关系。我向他致以我国衷心而诚恳的祝贺，还祝愿他顺利成功，我可以向他保证，塞内加尔代表团将在本届大会始终同他全力合作。

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国感谢前任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吕迪格尔·冯书马尔男爵，感谢他作为一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家，对上届会议的成功所做出的高度个人贡献。

最后，我想赞扬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工作，赞扬他在履行其极难处理的使命时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我欢呼接纳瓦努阿图共和国与伯利兹共和国的会员国，我想向这两个国家表示欢迎，并且保证我国政府决心同联合国这两个新的会员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富有成果的合作。

我们再次会聚一堂，回顾这即将结束的一年，并共同来确定这一年与过去以及

未来的关系，而未来却已经充塞着未知的因素和捉摸不定的发展，我们这样做，是寻求为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的最适宜的方式和方法——这个世界之所以公正，是因为它基于容恕、相互谅解与团结之上。

去年秋天以来，无休无止的冲突使某些会员国之间的关系染上了阴影，这种冲突的发展使人类感到焦虑不安，尽管在极少几个罕见的事例中，还是可以偶尔发现一二积极的解决办法。

所以，南部非洲，中东和亚洲仍然隐藏着严重紧张局势的温床，这些地方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战，其结果将无法逆料。

在这些地区，有几个国家人民渴望行使他们的合法自决权利，局势动乱和形形色色的危险仍然使得他们的未来岌岌可危。今天，同样的危险威胁着各新兴国家巩固其独立，还威胁着它们的稳定和发展。

我来试图指出这种动乱和危险的一些事例，在必要时，回顾一下我国政府就这些问题的立场，并提出一些在我国看来也许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建议。

最近就纳米比亚这个重要问题召开了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会议上，我国，塞内加尔，有机会重申了它就这个问题的立场，这个问题再次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如果我要再次提到这点的话，那就是想回顾某些原则，而执行这些原则，将有助于在那个地区恢复合作与稳定。

我讲的是严格认真执行几个西方国家的解决计划问题，这项计划已为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认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一项光荣的妥协方案，这一点怎样强调也不过份；这项方案的通过，产生了巨大的希望，并且使得国际社会如此关切的这个问题的一项公正解决办法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赞同许多其他代表团在本届会议上的发言，特别赞同发起这项决议的几个西方国家的发言，这些国家都殷切希望尽早全面执行该项决议。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五国接触小组的会议，表明它们决心坚持努力以求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这里指的是它们最近的那次会议。这些国家所坚持的途径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

因为，如果南非坚持其拖延策略，逼得国际社会忍无可忍，那么除了对它采取强制措施之外，别无他法，而这些措施将强迫它遵守联合国的决定。我们在几星期前曾说过，这些措施的要点是：首先，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停止同南非的一切军事合作和核合作；其次，对南非实行有效禁运，特别是石油禁运；第三，不再在南非投资或向它贷款；第四，停止向南非购买和销售黄金和其他矿物，并且停止同南非销售这些矿物的机构进行合作；第五，不给南非某些基本供应品，其中包括：电子和电信材料、机器和化工制品，同时不向南非转让技术。

应当回顾一下，这些措施都是在巴黎召开的制裁南非国际会议所主张的，我国，塞内加尔，曾荣幸地担任了那次会议的主席，因为南非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制造了一种危险而爆炸性的局势。

众所周知，由于南非经济在技术、资金筹措、资本货物和石油诸方面严重依赖外国，如果实行有约束力和具体的国际制裁，其影响足以触痛南非经济，因而这些措施是能够发生效力的。

我国代表团想在这里庄严重申，塞内加尔人民和政府支持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他们在其唯一的真正代表，在以我们的兄弟山姆·努乔马先生为主席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

南非政府所奉行的臭名昭彰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对我们忠于《联合国宪章》和《普遍人权宣言》中隆重载入的各项原则的挑战，除此之外，这种制度还不仅是对非洲人尊严的一种侵犯；它是对人类的犯罪。

南非一再袭击各前线国家，特别是袭击安哥拉这个主权国家的人民，这种行为在这里必须再次受到谴责。在这方面，塞内加尔想要再次表示对安哥拉的支持。

因此，联合国必须对付这种挑战，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必须赞同在巴黎召开的制裁南非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各项结论。我们认为，这些结论是迫使南非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适宜的办法。我还想借此机会在这里庄严重申，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下定决心，继续援助和协助南非的两个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当然，其他一些重要政治问题也使我国政府感到关切。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非洲统一组织最近在内罗毕召开的第十八次首脑会议，使得这场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很早以早，弗里敦就主张一种“生气勃勃的非洲式妥协”，同样，塞内加尔要赞扬内罗毕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我们非常希望，为了该区一切国家以及整个非洲的利益，这项协议能立即终止这场冲突。

关于科摩罗的马约特岛问题，我们希望相信，法国当局和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之间所开展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并得到加强。塞内加尔随时准备应各方之请在这方面协助它们。

乍得问题今年有两件事比较突出，一是成立了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二是派遣一支泛非部队去乍得的原则，这支部队的成员还须经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批准。我们希望，非洲统一组织在内罗毕所作决定的各项措施，能够在统一和真正独立的乍得建立起持久和平，这样做对全体人民是有益的。

中东的冲突由于变得日益复杂，盘根错节，因此今天仍然对我们是个最严重的问题，不但要求该地区予以密切注意，而且还要求整个国际社会予以密切注意。

从1967年12月以来，联合国作出了成倍增加的决议和决定，旨在制订和

组织一种构架，在此范围内公平和持久地解决这场冲突。事实上，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在联合国内进行讨论，联合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实施一种全面而平衡的办法，这种办法考虑到联合国的某些基本原则。

我不必来提醒诸位，这些条件包括：以色列撤出从1967年以来强行占领的一切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还有，承认和尊重该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之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我国深信，这些原则为一切有关方面进行谈判制订了公平而正当的基础，特别是为我们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是我们的兄弟亚西尔·阿拉法特博士所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当然，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坚持这个立场。然而，以色列的顽固不化态度仍然是在该地区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主要障碍。

以色列拒绝撤出它所强行占领的领土，推行有系统的兼并政策，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定居点并使之犹太化，并且仍然拒不承认巴勒斯坦这个事实，事实上，以色列通过以上这些做法，无可否认地使它所谓愿意与其各邻国和平相处的说法成为一派空言。

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阻止局势的不断恶化，特别是被占领领土的局势，其方法是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其侵略行为，因为这种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永恒原则。

在这方面，我国受今年六月在巴格达召开的伊斯兰国家部长会议的委托，要借此机会呼吁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这项决议将明确提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巴勒斯坦人民的殷切愿望。

我国代表团必须再次谴责以色列对伊拉克塔穆兹核电站的侵略行为。这次侵略行为的目的中，有一个是夺一个国家获取核技术的自主和合法权利。

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对黎巴嫩的局势愈来愈感到关切。塞内加尔想在这里重申，它坚定不移地与黎巴嫩团结一致，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这种行为阻挠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工作，而我国也派遣了人员参加这支部队。

塞内加尔想重申其建议，这就是，拟出一套更加完善周详的制度来，使得派给联合国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得到保障和各项豁免权，以使这类部队能够有效地履行其使命。按黎巴嫩的地理位置来看，它本来可以免遭战争和大规模屠杀之祸，可是黎巴嫩人民仍然成了牺牲品。如果说，黎巴嫩人民没有被武力所压垮，那是因为，他们从有史以来就一直能够勇敢地面对横逆的命运。

为了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向黎巴嫩所有各方呼吁，请他们坚定地走向民族和解以捍卫他们国家的统一和主权。

我想稍微谈一下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这场令人痛心的冲突。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坚持不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并加紧在各方面倡导下已经在进行的努力，以诱导敌对的双方在—项全面、公正而光荣的解决办法的范围内，用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1981年1月在塔伊夫成立的伊斯兰和平委员会——塞内加尔也是其成员之一——以及不结盟运动调解委员会都在这方面采取了值得赞扬的主动行动，国际社会应该鼓励这种行动，它的目的是停止—场对国际社会有多方面后果的冲突。

中东局势的严重性，不应当使我们忘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在那里，外国的干涉和干与，对各国独立和主权的侵犯，促使造成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能令人接受的局势。在柬埔寨和阿富汗的政府就是这样由外国不顾《宪章》和联合国组织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希望生活在和平、公正和统一的环境之中，但他们却遭到横逆的命运，这一点，联合国经常予以着重指出。

我国屡次有机会对这些情况表示遗憾，由于这种情况是非法的，同时给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应当促使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来反对违反《宪章》所规定的尊重各国主权这条基本原则的趋势的形成和加强。

在柬埔寨问题上，大会通过了第35/6号决议，除其他之外，建议一切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走，并由柬埔寨人民行使自决权利。我们不得不指出，尽管联合国作了种种努力，但柬埔寨问题似乎没有什么解决希望。

塞内加尔想表示，它决心继续支持柬埔寨人民及其真正代表，直至他们神圣斗争的唯一目标即正义取得胜利为止。

同时，我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应该采取一个新的主动行动，以给和平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一种有利的气氛。

经大会主张，七月份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本着以上精神，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会议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一个现实的框架：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以及在国际管制下组织自由选举。

毫无疑问，要执行这些措施，必须以冲突的一切有关方面的同意为先决条件。现在是所有各方了解这样一点的时候了，这就是，只有谈判的道路才能保证他们的论点取胜，并使他们保持尊严。

在这方面，我国认为，由这次会议所设立的委员会能够在一切有关方面的协助和支持下，帮助在该国恢复和平与谅解。

朝鲜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两国都接受的统一的原则，应当受到联合国的鼓励。

阿富汗局势仍然是一个激起人们情绪的题目，也是我国深感关切的一个根由，最近欧洲共同体提出了组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倡议，使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

塞内加尔感兴趣地注视着这些倡议，因为这些倡议以各国团结一致的名义和以

本组织《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的名义，也许可以达成阿富汗局势的一项可行的解决办法。

塞浦路斯问题仍然载在联合国的议程上。今年，在两族会谈的范围内，在寻找一项公正而和平的解决办法方面，取得了尽管是有限但却是真正的进展，而这种解决办法将维持住塞浦路斯的统一和主权，我们必须对这种进展感到高兴。在这方面，必须赞扬土耳其和希腊政府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赞扬他们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最终消灭紧张局势的温床，给一切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因为这些国家几乎全部都有直接关系——带来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就会大大削减对武器储备的利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建立一种有利于裁军的气氛。

我国对裁军问题的重视程度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塞内加尔还注视并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安全的努力，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是大会所设立的若干专家组的成员，其中有一个小组研究裁军过程中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研究裁军与发展的关系，我国为拟制一些提案做了工作，这些提案我曾在大会前几届会议上提到过。

本着这个精神，我要着重回顾，我国认为，第三世界地区的非核化是至为必要的，因为我们觉得，大会应当把这个问题放到最优先的地位。

我们支持在总的裁军方面所进行的努力，但是对于执行关于核裁军的行动计划的谈判进程之慢，不幸我们只能感到遗憾，这项行动计划是在1978年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五届特别会议上所通过的。在这个对于世界的未来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我们这些小国只能设法说服那些大国，因为这方面真正的解决办法的关键都在它们手里。但是人们认识到，我们星球上一切国家都是命运与共的，这一点应当使我们表现出智慧和政治意志来。但是，我们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我们这些国家一直是发生武装冲突的战场，这些武装冲突往往是这些有关地区以外的大国所挑动、鼓励和维持的，因而将全人类都拖入了军备竞赛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致力实现裁军的各项目标。

今年大会将再次审议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并且将听取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该次会议定于明年召开。

我们认为，裁军以及停止走向集体大屠杀的竞赛是应当受到基本关切的问题。按照这条原则，我们必须强调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

因此，塞内加尔共和国政府觉得，当务之急是使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更加有效，同时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哪怕这要改变目前的结构和修订现有的案文也没有关系。在这方面，塞内加尔曾在大会上届会议投票支持和平解决各国争端的决议，它继续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够尽快地拟订出一份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宣言草案来。

所有这些问题——人们称之为“兄弟残杀战争”、“延续殖民式统治”、“军备竞赛”——正在将世界经济关系的未来作孤注一掷，发展中国家每日可见、触目皆是的贫穷和苦难已经使这种经济关系罩上了阴影，而这些国家正是七十年代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我们第三世界的人对这种局势感到遗憾，这种局势尤其扰乱着发展中国家的稳定，扰乱着世界和平，因为它同坚持推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经济结构是从殖民大帝国时代遗留至今的。

然而，如果国际社会有意选择一种基于公正与团结之上的新经济结构，人类的未来可能就不至于如此黯淡了。

在这方面，正如人们已经说过，联合国大会在1974年和1975年的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倒是一种意外的福音，因为它唤起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注意到，亟需对发展和增长的概念进行根本的审议。

各发展中国家应该协助使人们接受一种更加完整的发展的定义，根据这种定义，看发展，不再用主要只看单纯数量方面增长的那种几乎是单方面的观点。

发展的标准，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对科技资料的掌握，而这样做，需要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此外，还要尊重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

我国一定要请大会考虑通过一项适当解决办法，来解决联合国关于科技用于发展的筹资系统的问题。

在这方面，塞内加尔想再次向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一切大国呼吁，呼吁它们拿出真正的政治意志来接受一项通过自愿捐款进行筹资的适当办法，以及从速建立制度上的规定。我们必须在大会中团结一致，进行努力，以达成和实现建立必要的机构——一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秘书处。这两个机构将同已有的政府间委员会结合起来。

这些结构可以更好地对科技活动供给资金，也能使一切非洲国家进行参与，特别是参与这方面的各项决定，因此这些结构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还认为，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方面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提出了一种方法，借此认识到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和打开国际合作的道路。使得在《国际发展战略》方面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这种政治意志，应该激励那些阻挠在全球谈判的程序方面达成一致意见的成员。诚然，至少有代表在座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要求为了一切国家人民的利益进行国际合作。

要实现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其先决条件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的一种新的、健康的关系。

毫无疑问，侵犯基本自由是对发展政策的一种严重违反，根据这样一项政策的要求，这种侵犯是毫无道理的。

人权是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根据我国的提议，非洲统一组织1979年在蒙罗维亚召开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第115(XVI)号决议，号召对一份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草案进行润饰加工。达喀尔荣幸地充当了编写初步草案的非洲专家高级会议的东道主。

塞内加尔最高法院第一院长凯巴·姆巴叶先生是编写宪章草案的部长会议的报告员，他在将案文递交给在内罗毕召开的第十八届国家元首最高会议时说：

“我们的草案在人权和人民权利之间达成了平衡，在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达成了平衡，还在自由和义务之间达成了平衡，因此，它具有我们具体性质的特征。”

最后，我想说，塞内加尔共和国已经好几次证明了它忠于《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各项普遍原则。我国同决心捍卫鼓舞人类命运的价值观念的其他各国一起，借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这个机会，庄严重申，它将不遗余力积极促进谋求执行各项有关决议，结束使世界分裂的各种冲突，引导和协助各国人民相互容让，友好相处，并本着彼此信任，彼此尊重对方利益、文化和文明的精神进行合作，这样他们才能在自由而和平的气氛中完成其使命。

我国国家元首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今年六月在内罗毕召开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代表各位非洲元首们，表达的正是各国人民这样的心声，这就是，他们决心向别国人民伸出手去而又不失自己本来面目，这是塞内加尔的心声，也是有代表在座的各国的心声，迪乌夫先生说：

“我们的斗争是共同的，是为了正义、尊严和拯救我们各国人民。

“如果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前景、规划和境况，我们就必须统一和团结。

“如果要实现统一和团结，就必须有一种基于存异权利的容恕精神。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不结盟运动的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有关规定，用和平手段来解决我们的争端。”

希望我们的大会通过其工作，来促进实现这些理想。人类是否得救就在此一举了。

蒙乔先生（刚果）：在我们会务刚开始时，大家就推选了伊拉克的基塔尼大使担任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这是对他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才能和政治家才能的赞赏。这个非凡的荣誉不但归于基塔尼先生个人，也归于伊拉克这个同刚果人民共和国友好的国家；如果由一位比我更有权威的人，也就是刚果代表团团长、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皮埃尔·恩泽同志来此表示欢迎，那就更为有力了。我愉快地向他表示我国代表团最衷心的祝贺，并借此机会告诉他，我们如何感到特别喜悦，因为领导我们工作的人，他的能力和正直是早为人所共知的。

许多发言者对前任主席冯韦希马尔男爵作了对他讲当之无愧的赞扬，赞扬他在执行第三十五届会议主席职务时睿智而有效的方式，对此，我想表示赞同。

最后，我想撇开礼仪客套，热烈欢迎瓦努阿图和伯利兹，这两个国家刚被接纳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这两个刚刚从殖民地黑暗时代中脱身出来的国家参加了我们的组织，证明了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二十年来，非殖民化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各种果断行动的焦点，这些行动使得昨天还是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城堡今天已经土崩瓦解。

瓦努阿图和伯利兹人民取得胜利的时机，正好证实了自由战士反对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全部卑贱人类的历史应当提醒我们，一旦一国人民决心粉碎从别人这种有辱人格的镣铐时，那么，由他们的坚强决心所刮起的这种所向披靡的旋风，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刚果代表团愿向这两个新会员国的代表保证，它将与之进行合作、团结一致。

我国一贯寻求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增进相互了解，这是因为，我国人民坚信，只有大力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才能阻止侵略力量的推进，这些力量目前正在全世界引起越来越大的惊恐。只是在昨天，由于和平人民的软弱，使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得以滋生泛滥，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今天帝国主义的对抗政策，使得国际关系的特点充满了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危机四伏，谁知道这种政策明天会把我们引向怎样的历史烽火中去呢？军备竞赛正在急剧地进行着。各大集团一片

喊杀声，世界却无能为力地旁观着。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不结盟国家一贯珍视的缓和政策，而是危险的对抗理论在甚嚣尘上。那些倾向于无耻欢迎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人是错误的。由于核武器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今天，如何保持和平已经成了向一切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提出的问题。

在当前爆炸性的国际形势下，到处都产生了一些紧张局势的温床，有人疯狂地在维持着这些温床，通过在一些无防卫能力的国家增加军事基地的数目，还通过建立掩饰甚少的保护国，来达到其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

非洲就是一个极为令人忧虑的例子，对这片大陆的威胁有多种形式。

首先，一种生态方面的危机持续不断其原因是沙漠扩展和持续干旱，这种危机严重影响着位于佛得角和非洲之角之间的若干国家。而经济上的威胁，则可以从多国企业的强大控制力看出来，对这些企业说来，非洲无非是一个原料的储藏地而已，另外，还可以从一种极端虚弱的经济形式看出来，这种经济极其依赖国外市场。

与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从所有方面影响非洲的军事威胁，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南非悍然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日益嚣张的政策引起了整个非洲大陆的严重关注。比勒陀利亚政权除了使用许多其他恫吓手段之外，还正在考虑利用核武器进行讹诈，以卫护其逆时代潮流和反人类的哲学，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推行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穷兵黩武，是今日世界最最明目张胆的非正义的例子。

最后，在所有几个大陆中，非洲难民的数量最多，所谓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也最多。

不时有人规划出一些值得赞扬的努力，特别是在人道方面，或者更笼统地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努力，我们过一会在发言中还要回过来谈到这点。至于说到建立信任的必要先决条件，以及在世界这部分地区建立和平的最有利条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引起乐观的迹象。

只要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南非没有和非洲其他国家人民相同的自由概念和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只要它不自认为是那样的一个非洲国家，那么毫无疑问，在那个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会一直遭到破坏。

种族主义的南非获取核武器是用来对付谁呢？它又为什么要获取核武器呢？这个种族隔离卫道士的无条件保护者无疑可以就这个令人痛心的问题向国际社会作一明确答复。

为了有条不紊地叙述起见，我们至少应该首先把纳米比亚归还其人民。在起草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时，就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决议是铺设通向公正而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道路的唯一实际办法，我们大家都知道，纳米比亚问题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我们应当记住，正是南非单方面采取了行动，中断了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所开始的谈判。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步骤，而面对着这个步骤，说也奇怪，国际社会的默不作声倒好象震耳欲聋。任何可以促进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行使其自由和独立权利的倡议，我国当然都加以鼓励。

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其最初成效就会是恢复非洲大陆南部的和平，同时使得各个所谓前线非洲国家可以集中精力去完成它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这项基本任务。但是，南非自称是个受到包围的堡垒，却反对该地区出现一种和平与合作的气氛，卑鄙和罪恶地向那些谋求勇敢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国家加紧发动侵略行为，这些决议的内容是，南非军人把纳米比亚领土变成了一家血汗工厂，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中，男女儿童都在孤苦无依地受难，因此，一切会员国都有责任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援助。南非最近的这类侵略行为是针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今天，比勒陀利亚的军队还占领着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一部分领土，因此，侵略行为还在继续。

这件事声名狼藉、罪恶滔天，已经到了顶点，然而国际社会却甚至没有考虑采

取任何劝阻侵略者的步骤。在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上，我国外交部长十分正确地指出，从国际社会的态度，甚至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看来安哥拉倒是在受到谴责，这仅仅是因为它正在通过对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其特殊贡献，从而执行着联合国的有关决定的缘故。

联合国有政治和道义的责任抓紧时间来消除非洲这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刚果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兄弟的安哥拉人民保卫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今天，帝国主义及其同谋正在要阴谋将安哥拉弄得四分五裂。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因为安哥拉人民忠于阿戈什蒂纽·内图的遗志，一定会应付这种挑战并且胜利捍卫其革命的成果。

非洲统一组织孜孜努力，在经过了如此之多的艰难痛苦之后，终于取得了进展，结束了兄弟的乍得人民所蒙受的悲剧，我国代表团对于这个进展感到十分欢欣。刚果政府支持这个兄弟国家为走向和解与重建国家所进行的值得赞扬的努力。有些西方报刊惯于塞给读者们一些关于第三世界的刺激性的故事，最近又在大登一些充满仇恨和诽谤的文章，提到我国政府应非统组织的紧急请求而同意派往恩贾梅纳的刚果特遣部队，这些文章表明了这些恶劣的新闻记者们看待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时那种鄙夷不屑的样子，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低人一等的。刚果国家人民军是我国战斗人民的军队，是按照刚果劳动党的严格教导而缔造的。在三个月期间，我们这支部队一直限于在恩贾梅纳警察部队的营房内活动，他们这段时间内在乍得的使命是在我们党一位杰出的成员和乍得民族过渡政府的监督之下的。无论如何，我国政府要问这家闭目塞听的报刊，敢不敢拿出一点点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捏造文章。西方报刊的这种诽谤运动，时而针对这个政权，时而又针对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但是这种诽谤运动决改变不了非洲各国特别是中部非洲各国与我们乍得兄弟们并肩战斗的坚定决心，因为乍得人民有了独立，他们就能够恢复和平以及在我们这个分区域占了一席之地的自豪感。

在非洲大陆北部，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问题在持不同意见的马格里布国家之间造成了针锋相对的局势。令人高兴的是，已经决定了就自决问题进行公民投票，以使得撒哈拉人民在作出自由和明确的抉择之后获得独立。不管发生什么事，刚果都同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一起，支持这两个组织进行共同努力，以达成一个公正和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尽管联合国宣布了印度洋为和平区，但今天在那里还是充满了紧张的军事活动。我们目睹各大国在这个地区加强了海军舰队和军事部队。我国再次支持联合国的努力，通过这种努力，应当能够召开会议，使得印度洋确实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区。我们深信，科摩罗的马约特岛问题和格劳里厄斯群岛问题能够很快交付到法国政府分别同科摩罗与马达加斯加政府所进行的积极而诚恳的谈判中去。

我们珍视在中东实现和平的想法，而由于以色列顽固拒绝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谈判，那里的暴力活动日益严重。我国代表团一贯的立场是，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悲剧的核心。因此，任何“戴维营协议”式的倡议，如果不顾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基本权利，就都将毫无效力。

以色列政府屡次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活动非但无助创造有利于建设性谈判的气氛，以探求在世界这个重要部分建立持久与最后和平的各项条件，反而使得情况愈来愈坏。对伊拉克塔穆兹的轰炸，对黎巴嫩贝鲁特平民的轰炸，都标志着这个政府决心错误地一意执行一种蛮干到底的政策。

柬埔寨是当前国际关系危机的一个典型事例。尽管事实俱在，有些成员国还想要世界相信，柬埔寨人民从来没有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摆脱波尔布特的独裁。我国代表团看得很清楚，由不适当的人在联合国代表柬埔寨，无非是为了便于对该国内政进行令人无法容忍的干涉而制造的一种借口，也是为了尽量推迟在东南亚出现一个友好和平与合作的时代。

一帮所谓反叛分子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武装起来同柬埔寨合法政府进行战斗，围绕这帮反叛分子所掀起的大合唱是同一切国际法的规则背道而驰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对全国领土行使着有效管辖，而且自从这个新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在波尔布特所进行的大屠杀的劫后余灰上重建这个国家。东南亚各国人民在他们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上，在智慧和政治勇气方面为世界树立了如此之多的榜样，我国希望东南亚各国人民回忆起这些历史，从今之后，努力探求出办法来和平解决那些可能暂时使他们相互对抗的争端。

至于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也认为，继续将这个伟大民族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的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刚果一贯主张，联合国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使朝鲜两方能在不受任何外国压为的情况下进行对话。我们注意到，最近南朝鲜对一些主张独立和使这个伟大国家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加强了恐怖镇压。任何外国都必须停止干预朝鲜事务，以使朝鲜人民能够走上友好与建设性对话的道路。

二十年前，不结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贝尔格莱德开会，他们在其《宣言》中宣布：

“在各国人民物质和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的国际合作，是加强对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信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法……”（BEO/6/Rev. 2 第6页）

既然这个要求没有及时达到，现在世界就必须来对付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了，并且必须以各种方式方法进行奋斗，来促进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各项要素已经由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77国集团提出来了。

一种特别不公平的经济秩序，一直使得各发展中国家身受其害，若干年来，这些国家一直在呼吁将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而这些要求远远不是不能达到的。也许，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发展中各国所提出的方法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大概可以用以下方式予以归纳。首先，国际贸易关系一定要作必要的改进，其中必须包括交换比价特别是初级商品的交换比价有必要的稳定，还要包括优先让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

工业化各国的市场。其次，我们必须调节外国私人资本的流动并增大这种流动的有利结果。这里，我们触及到限制跨国公司活动和技术转让的问题。

第三，绝对有必要用至少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来打破援助和负债这种恶性循环。第一方面，必须增加供应官方资本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该实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至少0.7%用于发展援助的承诺。有些发达国家已经理解这一点，这从最近法国新政府在这方面所持的立场就可以看出。我们赞扬法国政府并敦促其他发达国家朝这方面进行一些努力。第二方面，必须让发展中国家延期偿还债务，这些国家确实为偿付这些债务而被拖垮了。最后方面，应该使国际金融制度变得民主，也应该使某些国际机构的决策机关变得民主。

人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内容无非是建议富裕国家应当进一步关心全世界的饥饿和贫困问题，而不是比如说一心热衷于大肆进行军备竞赛，这种军备竞赛现在每年差不多要吞掉5,500亿美元，而且正在不断完善那些造成末日来临的武器，也就是会毁灭整个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例如中子弹，它受到了绝大多数国际舆论的谴责。如果每年只拿出200亿美元来用于发展的话，那么，这样一种义务对各边缘国家的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谁又能否认呢？

在经过长期的对抗与毫无结果的对骂之后，今天南北对话似乎正在产生一些谨慎的乐观。今年会议的日程安排表明了两大集团的国家都意识到密切主宰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意识到有必要在一段合理的时间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以符合各有关方面的利益。1981年5月，发展中国家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拟订了所谓“南方与南方的经济合作”的建议。同年7月，轮到渥太华来作为一次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会议的东道主，这些国家聚在一起研究严重的发展问题。最近，在9月初，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次联合国关于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会议。由于奥地利和墨西哥的联合倡议，今年10月将在墨西哥的坎昆召开一次有限范围的国家首脑会议，大约20个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政府首脑将在会议上聚首一堂。最后，

从现在到年底，将在纽约召开一次联合国发展问题会议。所有这些活动都谋求使得全球性的南北对话能够进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在这里，每个阵营都必须超脱自己的私利，而目前这里还没有理由可以乐观。但是，历史在宏亮地号召人们参加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友好的新世界，有哪位领导人，哪位政治家能对这历史的宏音充耳不闻呢？

现在，我国代表团要最诚恳地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对和平事业与对大小各国福利所作的贡献，都是值得赞扬的。

驱除旧日魔鬼的最好办法就是编列一份尽量完全的单子，以便知道会有些什么结果。这就是我们在这次发言中试图做的事。

正当大风暴从天边拔地而起之际，我们必须大家一起来彻底重新检查威胁国际和平的各种危险的根源。联合国有紧急的责任需要履行，有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各种危险需要避开。让我们通过献身于和平事业来真诚地帮助联合国吧，这种和平一定要成为国际生活的关键性焦点。

主席：今天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者已经讲完了。一些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在请他们发言之前，我想提醒诸位成员，按照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应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并由各位代表在他们的座位上进行。

马胡翁先生（阿曼）：遗憾的是，我国代表团不得行使答辩权，以澄清一些事实。

今天上午，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歪曲地描述了我们地区的立场，年复一年，他这样已经做惯了。歪曲之一，就是他声称阿曼苏丹国让美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阿曼一再宣布，它决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外国基地。这样的宣布，其出发点是阿曼所遵循的明确政策，阿曼认为，海湾地区、印度洋及红海地区都是和平区，不应该有这个或那个大国的基地，以抵制角逐的危险，这种角逐可能威胁该地区的一切国家。

大家都知道，亚丁政权同意在民主也门设立了一个庞大的苏联基地，而苏联谋求从这个基地实现其图谋，即控制石油来源及水道，以及向这个地区进行渗透。最近，当着那个超级大国一位代表的面，民主也门和其他一些国家签订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证明了这种阴谋在继续进行，并在发展下去。

阿曼苏丹国没有同任何大国缔结条约而联系在一起，这些条约表面上是为了和平与合作，而实际上却是为了进行颠覆和剥削活动，同民主也门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政权的代表真正有意建议召开一次海湾、亚丁半岛以及非洲之角各国首脑会议的话，他就应该首先解除他的国家同东方集团的结盟，着手清除该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基地。

古尔丁先生（联合王国）：阿根廷外交部长在9月22日辩论的发言中，提到了关于福克兰群岛及其属地问题的谈判，这些谈判由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举行，福克兰群岛居民的代表也参加了。我国政府确实参加了这些谈判。但是我们不能同意那里是一种“非法占领”的局面的说法。联合王国无疑对于福克兰群岛及福克兰群岛属地拥有主权。虽然如此，联合王国政府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项争端。福克兰岛居民几乎全部是英国后裔，但他们除了这个群岛之外，不知

有其他家园，因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祖辈都是诞生在那里的，按照《联合国宪章》，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应该继续进行谈判，既不应该忘记福克兰群岛居民的利益——这些利益已经获得大会以前一些决议的承认——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愿望。

布塞塔先生（摩洛哥）：凡是在这个主席台上谈到西撒哈拉问题的发言人，都一致赞扬非洲统一组织自从最近一次在内罗毕举行的首脑会议以来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的目的在于达成一项符合正义和法律的解决办法。摩洛哥发挥了作用，以促进非统组织的任务。上述各位发言人，代表他们各自政府，鼓励执行委员会加紧履行第十八次首脑会议交付给它的任务。

就在这个主席台上，现任非统组织主席、肯尼亚共和国总统阁下着重指出，非洲决心按照它本身的天赋智慧和传统，克服分歧，恢复统一。但是，在今天上午，布隆迪代表既是荒诞无稽而又徒劳无功地企图歪曲历史。他认为可以采取一种公然反对内罗毕建议的态度，而他的国家也是这些建议的签字国。

我想提醒布隆迪代表，他所支持的那个所谓阵线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如果说，我不来责备他的天真的话，我可感到奇怪，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一项阴谋，来阻挠这场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在这场阴谋中担任了一名为人雇拥的喉舌的角色。无论如何，我感到遗憾的是，非洲的一名儿子竟然跑到敌人的营垒里去了。

查德尔通先生（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认为最好利用这个演讲台来表达我们第三世界各姐妹国家的渴望，谴责国际关系特有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以及指出、批评并反对大国危及世界和平的各项政策。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演讲台来谈论和平、民主、社会正义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同一个姐妹国家的正式代表发生对抗，我们感到遗憾。但是，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一再发表侮辱性和过分的言词，这些言词又由他代表团的其他发言人连续多次加以重复，令人感到厌烦，逼使我们加以回答，以就该国政府的反委狂热澄清某些事实。

六十年代，在委内瑞拉的领土上，古巴干涉主义遭到了一次惨败。当时古巴政府训练、资助并装备了委内瑞拉的游击队和恐怖分子，但是，它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也做过其他尝试，结果都是一样。

任何国家想进攻委内瑞拉，毫无疑问，委内瑞拉就要让它倒霉。委内瑞拉是一个和平的发展中国家，关心着发展中各国的问题，但是，它对未来抱着希望和乐观态度，因为，它的命运不靠救世主式的领导人的奇想怪念，靠的是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意志，因为它没有恐怖机关来恫吓那些敢于持与官方不同意见的人并压没他们的声音。

攻击委内瑞拉的那些人，正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利用不结盟运动的最高职位来支持和赞扬外国军队占领一些不结盟国家，而且还准备赞成同样的事件在其他地方重演。攻击委内瑞拉的那些人，也正是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宪法里明文载着要忠于一个超级大国，这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而他们对此感到沾沾自喜。而同时他们又想使我们相信他们是真正不结盟的。在大会上一再风雅地引证诗句的那些人，在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国家里，仁政只施于普通罪犯，却不施给持不同政见的诗人。

古巴政权一意好战，热衷挑起冲突，构成一种永久性的干涉威胁。它六十年代在我们大陆进行了失败的军事冒险，又搞了一场整风骗局，其后在近几年里，同拉丁美洲重建了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正在日益恶化，其原因除了它那种超帝国主义的疯狂之外，又能够作什么别的解释呢？

委内瑞拉忠于合作与国际团结，这一点反映在我国在国际组织的行动中，也反映在我国与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姐妹国家所进行的具体合作规划中，因为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价值观念、想法和政策强加给任何人。

委内瑞拉的边界对其公民是开放的。几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到委内瑞拉定居下来，在这里找到了自由和发展的机会。有一个国家，它的公民成千上万地

逃亡，因为他们宁可忍受流亡的艰辛，而不愿忍受政治压迫、社会解体、精神颓丧和智力贫乏；代表这个国家的那些人，他们能不能说出我的那番话呢？

分歧就在这里，因为有了这些分歧，所以那些企图破坏委内瑞拉民主的人就不能饶过我们国家。

如同罗慕洛·贝当古所说，委内瑞拉之所以得到巩固和鼓励，是由于它的领导人和在朝在野的各民主党派的爱国大团结，也是由于它的代表制社会组织、武装力量和全民的爱国大团结。

努宾先生（民主柬埔寨）：昨天河内当局的代表在大会所作的关于东南亚和柬埔寨局势的发言，无疑是联合国史册中一件故弄玄虚和背信弃义的杰作。只有越南扩张主义分子，这些扩张主义的超级大国的代言人和代理人才有本领耍出这样的手段来，他们凭着这些手段，把这件事情的情况和角色都颠倒了。

首先，在讲到柬埔寨和东南亚局势时，河内扩张主义分子居然厚颜无耻，将目前东南亚的紧张局势以及在柬埔寨境内和柬泰边境的战争升级，归咎于所谓中国对他们虚伪地称之为印度支那各国的威胁。事实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都完全了解，目前东南亚这种充满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威胁的局势，是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柬埔寨的结果。几乎三年以来，有25万多名兵士和5万多名民职人员一直在有系统地开展着将柬埔寨越南化的政策，并用一切可以办到的方法，包括用饥饿和化学武器，来大批屠杀我国人民。

今天，也就是驻扎在柬埔寨的那批越南军队，继续向泰国发动侵略袭击，泰国的主权和安全一直受到河内当局的威胁，河内当局奸诈地对泰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其他各国推行着一种讹诈以及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要逼这些国家承认印度支那联邦，也就是承认它用武力兼并柬埔寨与老挝，以便把这两国变成越南帝国的一部分。

今天全世界都认识到，越南为了在东南亚实现其扩张主义野心，已经将其本国的独立抵押出去，同意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扩张主义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效劳。这种全球战略的目的在于主宰东南亚、南太平洋，特别在于控制马六甲海峡，因为

这条海峡连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今天，全世界也看到，那个扩张主义超级大国的海军本来要化一个多星期才能到达印度洋，而现在在24小时内就已经能到达了，其中包括驻扎在越南中部金兰湾的核军舰，而金兰湾离它本来的海参崴基地有4,000公里之遥。这个国家的军舰——不止是那些伪装成“渔船”的军舰——正以每天一艘的数字穿过马六甲海峡。这些舰只正在这个地区的海洋上破浪航行。“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甚至开进了暹罗湾。此外，从岷港和其他越南空军基地起飞的军用飞机在东南亚的天空中来回穿飞。

因此，威胁究竟从何而来，就是毫无疑问的了。

其次，在谈到柬埔寨和东南亚的悲惨局势中，什么人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越南扩张主义分子们以罕见的厚颜无耻和无比的忘恩负义，把那些爱好和平正义，支持我国人民争取独立和生存的正义斗争，从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权利与神圣原则出发，捍卫国际秩序的国家，说成是反动派、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战争贩子和要对东南亚局势恶化负责的国家。

由于同样原因，越南扩张主义分子们无耻和粗野地把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说成是一个拙劣的政治阴谋，而今年7月召开这个会议时，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都参加了。

在这方面，我们想提醒越南扩张主义分子们，他们这样做是枉费心机，他们辱骂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这种骂街到头来既不能遮掩他们的侵柬战争和在东南亚的扩张主义目的，也不能改变金边越南政权的真正性质，这个政权无非是越南占领军的影子而已。恰恰相反，这种下流和好战的态度只能进一步暴露河内当局的侵略和扩张主义本性，暴露他们侵略柬埔寨所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以及他们的扩张主义政策在东南亚的失败，这一切都是由于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和全世界对这种斗争的声援。

扎基先生（埃及）：今天上午，我国代表团听了民主也门代表的发言，发言中提出了各种论点，并且声称埃及将其领土供外国用作基地。我国代表团坚决否认

民主也门外交部长讲的关于这种谬误说法的一切话，这些话是毫无根据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民主也门的发言本来最好不要放进这些错误的话。外交部长倒是更应该检查一下他自己国家所受到的外国干涉和外国控制，而不是企图以辱骂别人来掩盖他国家的卷入，而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

埃及一贯反对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它已经强调并继续强调反对建立这种基地。这种态度是出于它作为不结盟运动先锋国家之一的政策，也是由于它殷切希望捍卫它的独立和对它每一寸土地的完全主权。

我们作为阿拉伯兄弟，有着共同的命运和目标，我们有责任避免这种错误说法，以便能够团结一致，为阿拉伯国家的事业服务。

法德利先生（民主也门）：我国代表团要否认阿曼代表和埃及代表的指控。民主也门的领土上没有苏联基地。我们珍视同苏联的友谊，因为这个国家站在阿拉伯各国人民正义斗争这一边，并且谋求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而戴维营协议或者阿曼与埃及政权所宣布的政策当然都不是为这些事业服务的。

我们要重申，我国外交部长今天上午在本大会的发言是完全真实的。

尼齐加马先生（布隆迪）：我国外交部长今天上午在大会发言时，他清楚而准确地解释了布隆迪代表团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他是以一种庄严而负责的态度讲的。

任何代表团只要重申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利，总要招来摩洛哥代表的谴责。我们无意用论战来扰乱辩论的平静气氛，还是让摩洛哥代表看着办吧。因此，我们将只限于重申我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我国的立场是与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一再重申的立场相一致的。这不合摩洛哥的口味，我们感到遗憾。

我们曾经希望，摩洛哥至少能使其立场多少符合非统组织在内罗毕所召开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大会早些时间所通过的各项决定。由于摩洛哥政府目前的态度反而离那些决议更远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回顾非统组织执行委员会所决定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制止西撒哈拉被重新殖民化。

摩洛哥企图将西撒哈拉问题了结归档，很快就满二年了。摩洛哥不想举行国际社会所主张的那种关于自决的公民投票，而是企图强制进行关于确定西撒哈拉的摩洛哥属性的所谓公民投票。摩洛哥在那个地区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这使我们不得不向它指出，唯一的出路乃是：就让撒哈拉人民自由地、直接地、在不受到威胁或恫吓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好了。摩洛哥只有按照这些原则行事，西撒哈拉问题才会最终了结。

我们一贯谴责一切殖民主义和一切新殖民主义而不问其来源如何。不要以为是非洲国家将西撒哈拉重新殖民化，我们就同意。

至于对我国所作的指控，无非是一大堆谎言中的一部分而已，摩洛哥代表对此道是独家垄断的。这些话离开真理如此之远，所以根本不值得答复。

下午7时30分散会